金 仙 证 论  
江右株林桥传庐柳华阳撰并注  
序 炼 丹 第 一  
（ 尽 言 小 周 天 ）  
　　**华阳曰：欲修大道者，理无别诀，无非神炁而已。**　　神乃心中之元神，炁即肾中之元炁。炼精之时，则炁原在乎精中。精炁本是一物，所以曹祖师云，大道简易，只神炁二者而已。凡学道之士，能识神炁之道，即是阴阳，性命之道也。故曰，无别决，神炁而已矣！  
　**先须穷其造化，究其清浊。**　　造化者，乃吾身之生机，人由此机而生形，仙佛由此机而成道。学者能先穷此造化之机，则有下手处矣。清者是无天地人我之象，浑浑沦沦，恍如太虚。斯时一派先天机之未发，虚而待之，静极自动，是为清也。浊者因有存想思虑见闻，知觉而后机动，即为浊也，岂可不究哉。  
　　**则精生，方可探摄。**  
　　精生者，元炁之动是谓精生。探者，探其炁之妙处，必须以我之正念，敛收微细之神，诚志专意，探入其炁之动所，招摄已生之精，归于本穴，用火烹炼。  
　　**次察其呼吸，明其节序。**  
　　呼吸者，异风也。其用则有次序。转变之法，非可一概论也。如精生之时，则当用摄精之呼吸。如药生之时，则当用采药之呼吸。药既归炉，则当用封固之呼吸。如起火之时，则用起火呼吸。沐浴之时，则用沐浴之呼吸。金丹始终全仗呼吸，故曰节序。  
　　**则神凝，方自恋吸。**  
　　神既凝入炁穴，则神自恋炁。神炁相合，则炁自然恋神矣。  
　**然后可施可受而精可化。**  
　　施者，后天气也。而为母气。受者，先天炁也，而为子炁。子炁既受母炁，则精自化炁矣！倘不明母气之真消息，则子炁散于外境，其精焉得化而为炁乎。  
　　**余见世人亦知阳生而炼精不住，金丹不成者，皆因不知其自然而然以混采混炼之过也。**  
　　凡世之学道者，知阳生固多矣。而所以化精成金丹者，何少也。由不知其风火之法，药产有时，封固有炉，周天有度，混采混炼耳。  
　　**且观古书之所作喻，名炉鼎道路，则人被炉鼎道路之所惑。**　　古书所喻炉鼎者，是炼精炼炁之所。方士借此为言，曰女鼎，曰烧炼。初学未得真传，信而惑矣。纵有真志，岂不误哉！而道路者，即采取升降任督之脉络也。俞玉吾云：任督二脉呼吸往来之黄道也。任脉者，起于中极之下，以上至毛际，循环腹里，上关元至咽喉也。督脉者，起于下极之脑并绕脊里上风府入脑顶。二脉通则百脉俱通矣，采取由此而运周天，由此而转，能识此炉鼎道路，则金丹无不成矣。  
　　**喻名铅汞药物，则人又被铅汞药物之所误。**  
　　古人修丹，以神炁比喻铅汞，以真精比喻药物，使人易悟。愚夫闻之，言铅汞便以凡铅凡汞烧炼为药物，妄图点化服食，求富贵长生，反到丧身破家，愚之甚也。  
　　**故假道愈显，而真道愈晦。世因喻而惑人诳人者众也。**  
　　群书喻名虽多，究其根源之所在，无出乎心肾之神气而已。妄人见喻借喻为盲，而诳人曰，药之先天气不在自身，在女鼎。初学浅见不能分别真伪，信方士迷弄不识金丹，真诀不明，大道根源岂不更惑乎。  
　　**由此观之，智者得师而明，患者被师而误。皆因不悟群书简易之妙而竟失于正理矣。**　　智人能识真假，除妄归正，参悟大道。访寻明师以求印证秘密之真诀。愚夫不然，喜旁门之小法，暗图为人之师，纵有仙书真决，而曰吾不用看经，真诀在吾心内，惑众乱真。后学以为至言，皆因心地不明，少读群书，未有不失正理者也。  
　　**故予正欲详而直论天仙道者，原乎先天之神炁。**　　神乃元神，炁即元炁。何以谓之先天，当虚极恍惚之时是也。既知恍惚是谁，恍惚此即先天之神也。恍惚之时，不觉忽然真机自动，阳物勃然而举，此即先天之炁也。若此时即能下手修炼，何患不仙也。  
　**炼精者，则炁在乎其中。**  
　　精由炁化，炁由精满。炼精者，即是炼炁。故曰，炁在其中矣。  
　　**炼形者则神在于其内。**  
　　炼神即是炼精，古云：形化而后炁生，神凝而后水融。神炁合一，故神在其内矣。  
　**炼时必明其火，用火必兼其风。**  
　　火者神也。精生之时，必以神而驭精则精归源，既知归矣又当久久以呼吸熏蒸，则精方能化为炁。  
　**存乎其诚，人乎其窍，合乎自然。**  
　　凝神之时，外除耳目，内绝思虑，专志一心凝入炁穴。又要合自然之动静，不可强制放纵。  
**若能如此依时而炼，则药物自然生矣。**  
　　依时者是阳动之时。依时而炼，凡有动时遂即炼之，既炼己、则药物自然生矣。  
　　**生，竞游其熟路者有之，若不起火归炉，难免走失之患也。**　　熟路者，即阳关也。乃昔日精炁所游之路。古人有走泄者，皆由此也。起火者，是药物归炉之工法。药生若不采归炉，则药物顺熟路而泄矣。  
**然药物既归炉，又当速起火逼行其周夭。**  
　　古云：火逼金行颠倒转着，即此也。行是阴符阳火之法，若不行周天之火，则炁不聚丹不结矣。  
　　**尚不明火候之精微，虽有药而药亦不能成丹。**　　火候是一总名，其中有次第节序。而各有其候，如精生有调药之候，药产有采取之喉，归炉有封固之候，起火有运行之候，沐浴有停息之候，火足有止火之候，此乃小周天之秘机。如若不尽精微，虽有药不得火之法度，则焉能成丹世，可不历历以明之哉！  
　　**不知橐籥之消息。**  
　　橐籥者即往来之呼吸，古人喻之曰巽风。升降由此风而运，不得此风则辐轴不如法，凡小周天，始终全凭橐籥之风以为金丹之权柄。  
　　**不明升降之法度。**  
　　升降是运行周天之法，既行周天则有度数，往往学道之人不知升降度数，所以丹不结矣。  
　　**不识沐浴之候。**  
　　沐浴者乃卯酉生杀之位也。故停息为沐浴之候也。  
　　**不晓归根之所。**  
　　归根者乃还气穴归其本位之所。  
　　**如此空炼，何得成其道也。**  
　　兀坐顽空。不明大道要诀，虽修无益矣！  
　　**大凡临机之时，必须畅明其神，勇猛其志。**  
　　此机时者，即采取薰炼之时也，切忌昏迷散乱。欲修丹者，当自精进勇猛。非他人所能助者也。  
　**立定天心之主宰。**  
　　天心名曰中黄，居于天之正中，一名天罡，一名斗杓，在天为天心，在人为真意中宫，若失真意，犹如臣失君主矣。  
　**徘徊辐辏之运转。**  
　　辐辏者，即徘徊往来之意。犹如车轴使爪之运转一般。太上云：三十轴共一毂。  
　**内鼓橐籥之消息，外依斗柄之循环。**  
　　橐籥即呼吸也，周天火候凭橐籥之息以定周天之度数。朝元子云：劝君穷取周天数，莫使蹉跎复卦催。斗柄循环即活泼运转之机耳。  
**如此神炁相依而行，相依而住，则周天之造化，无不合宜矣。**  
　　凡行火之时，炁依神而行，神依炁而住。火候当行，则神炁亦当行。火候当住，则神炁亦当位。火候当止，则神炁亦当止。如此而炼，则金丹无不成矣。  
　　时乾隆庚戌春传庐柳华阳序予皖城之洁王古庙中  
  
正 道 浅 说 第 二  
（ 尽 言 小 周 天 ）  
　　**华阳曰：仙道炼元精为丹。**　　凡炼丹下手之仙机，即炼肾中之元精，精满则炁自发生。复炼此发生之炁，收回补其真炁，补到炁足，生机不动是谓丹也。则人之根窍无漏精之路，便成人仙矣。  
　　**服食刚出神显化，世闻无不善而愿求者。**  
　　服食者是得前小周天如法修炼，以采大药运过三关，故曰服食炼炁化神，出神显化世间，无不喜矣。  
　　**奈何天机秘密，学者未必穷其根源，故多在中途而废矣。**　　天机者即吾身中之生机。古人云，阳炁生，今人曰活子时。真仙上圣，秘之深密，不书于竹帛，学者无所觅处，空自磨炼，岂不在中途而废。  
**所以予今浅说，使学者概而证之。夫精为万物之美即养身立命之至宝。**　　万物最美曰精，人有其精则生人，无其精则死。所以精者即性命之根源。阴符经云：精是炁之母，神是炁之子。古云，留得阳精，神仙现成，岂不宝哉！  
**如精已败者，以精补精保而还初，所谓得生之由。**　　中年，年迈之人，因精已耗散。故必用补精之法助之。钟离真人云，晚年修持先论救护。  
**未败者，即以此而超脱养胎化神，则亦易为易修易成之果也。**　　未败者是童贞，本存阳精足炁，免得补精筑基之功，从此下手采大药不过七日，静功十月之期即可以出神为神仙乐事，故此易为易修易成是也。  
**若以神顺此精由自然之造化则人道全。**　　世人每遇精生，不知修炼，顺此造化，男女交合，即为生人之道，由炁顺化。  
**若以神逆此精修自然之造化则仙道成。**　　真人知此精生之造化，以神留精逆归炁穴，用火锻炼，精化为炁，脱胎神化，仙佛从此而得，由精逆化也。  
**故精者乃是人死人生之关锁。**　　精乃凡圣根由，故名关锁。精耗必死，保而炼之即生，此理之至也。  
**其名虽然称之曰精，其里本自无形，因静中动而言之曰元精矣。**　　此精当未动之先，里本虚无，有何精可名。因人静极，阳气从静而发动，故名之曰元精矣。  
**当其未动之前，浑然空寂，视之不见，听之无声，亦非精也，亦非物也。无可名而名，故名之曰先天易，曰无极时也。**　　此正鸿蒙未判之时，玄门名曰先天，释氏名曰威音，易曰无极。总属虚无，是无气之谓也。  
**斯时，刚神寂机息，万物归根，此正谓之虚极静笃。**　　此正上文鸿蒙是也。浑然一团，不见天地人我之相，如万物逢冬归根，阳炁潜藏，故曰机息。然则机虽息，而生炁之机即在息机之中矣。  
**静中恍惚，偶有融会之妙意。**　　此言炁机将萌，未动之时也。  
**便可名而有其名，故名之曰道，易曰太极时也。**　　此正上文炁机将萌是也。  
**因此机一萌曰元炁也。炁既以萌而又旋动萌元精矣。**　　元炁元精分而言之，其机则是一也。  
**修仙作佛之造化，即从此而入手。若夫尘念兼起，必化淫精，顺阳关而出。**　　凡修丹者，即在此时用工，则神炁自然相投合而为一。若炼已未熟，逢此炁机，淫念顿起，真炁必化后天有形之精，顺阳关而泄矣。  
**修士正当此时正念为主，以神驭炁，起呼吸之气留恋元精，可谓还原之道矣。**　　既以神驭炁，必加呼吸之气收回元精，其精自然逆回于炁根矣。  
**真精既得还原，敢其神气混合，两不相离，使二物熔化合而为一也。**　　元精不能自镕，在元神镕之，绵绵若存，使性情相洽。神气合而为一者也。  
**如易所谓天地氤氲万物化生。**  
　　天地之气不交，万物无所生。焉金丹之道不交，真种何所觅乎。崇正篇云：两般灵物天然合，些子神机这里来。  
　　**然后先天真一之炁仍旧从窍中发出。**　　窍即丹田炁穴也。所以混然子云，火从脐下发即此。  
**而为金丹之主宰。**  
　　主宰者依此炁为主也。  
**所以古云未有不变媾而可能成造化者也。**  
　　此即尹真人之旨。造化者，即采取运周天之造化。先若无交媾之法，何得有药产之机发现也。交媾即调药之法。檐漪真人云：人身中只有一个元炁，只要回光返照，将此炁收敛，沉到极处，久之其中自有造化。  
**夫既知此炁之生机，即可行火补炁而炼丹。**  
　　生机者，即药产之时也。古人云：药产神知，即此也。行火，行周天阴符阳火之法，即升降往来，复还丹田之所。真炁得此动炁之所补，故谓之炼丹也。  
　**故有辨时采取周天之候。**  
　　辨时者，即言药之老嫩。古人常表药老炁散，不能结丹。药嫩炁力微，亦不结丹。然则何时不老不嫩，上阳子云：若人采先天炁之时，以暖炁为之信。又伍子云：如浴之方起，而暖炁融融，然此不辨，辨在其中矣。  
　　周天法者，是言子午卯酉之法。子午为进退，卯酉为沐浴，然子午亦有沐浴。  
　　**古云时至神知，正言此药产之先天炁者是也。**　　药产神有所知，即上文暖信之谓也。若不知采取，则当面错过矣。  
　　**修士宜当此时须用凝神合炁之法。**　　以敛聚微细之元神入于炁中。  
　　**收付于本宫，则是为我所有之妙药矣。**　　本宫即丹田也。  
　　**药炁既承受以归炉。**  
　　炉即丹田也。  
**须当徘徊于子午。**  
　　午属于顶，子属于腹。  
　**运动身中之璇玑，又必须假呼吸之气而吹嘘之，方得乾坤于玄关，合而为一，循环之沟管矣。**  
　　璇玑者，即黄赤之消息，天道日月之循环。由黄赤而行丹道，神炁之循环，依任督而运。七悟祖师云：采取以升降，从督脉上升泥丸，从任脉下降丹田者。盖真阳之炁，不能自循环于乾坤。须假呼吸之气，吹动元关橐籥之消息，逼逐真阳，通任督，达乾坤，合玄关，而为天地吾身造化之一大总窍矣。紫阳云：一孔玄关窍，乾坤共合成是也。  
　　**故神炁承呼吸之能，才得相依同行，而不外游矣。**　　神行则炁行，神住则炁住，而为相依矣。且神炁又当承呼吸之能，方得随脉络而不外游矣。然呼吸皆神炁之权柄也。  
　　**且气之行住，又怕有太过不及之弊，故必依周天之限法，夫周天法者。**  
　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零，故以法数而限定之也。  
　　**言十二时如一日一周也，故冲虚子云：子行三十六，积得阳爻一百八十数，午行二十四，合得阴爻一百二十数。**  
　　阳爻自子至巳为阳，阴爻自午至亥为阴。阳爻用九积数一百八十，阴爻用六积数一百二十，共成三百六十数。  
　　**外兼卯酉之法，中途行沐浴，完成周天。**　　卯在六阳之中，酉在六阴之中，凡行沐浴之法必在中途。而熏蒸周天原有三百六十有零。前行三百，未满造化之积数，此行沐浴无数之火，合成全机。  
　　**所以古云：气有行住起止多少之限法。**  
　　行住起止四法即达摩云：四候有妙用。又云：一时用六候，则采封之法兼于其内，行者行于黄赤，住于生杀，起于虚，止于危，是为一周天也。  
　　白玉蟾云：起于虚危穴，以虚危穴宿在坎宫子位也。  
　　**学者不可不察也，夫既得周天之妙用，积累动炁。**  
　　动炁即丹田之生机。  
　　**时来时炼，补完真炁。**  
　　凡丹田有动之炁，即要炼之，以完一周天。如若不炼一周天，则本根之炁不得满足而亦不能成大药。冲虚子云：又不可一周完而不歇，虽无大害，亦迟其动机，为无益也。  
　　**则精窍不漏，便可谓之长生矣。**  
　　李真人云：阳关一闭，个个长生。  
　　**如有精窍漏者，则未及证不死之果。**  
　　有精漏，则是有死之凡夫。无精漏，则是不死之真人。世亦有一等不漏精之躯，未经火法，久之亦漏，非真人熏蒸不漏。又有老者，弱者，而阴缩者，自无精矣，是精已枯竭，休误认为修证。  
**必加精修以元精尽返成真炁。**  
　　无精则阳不举，内里有真实，丹成矣。  
**则亦无其窍。**  
　　无精则阳关之窍自闭矣。  
**而外形亦无萌动之机。**  
　　窍闭则阳不举，方是丹成。若有微萌之意，未证有成，必加火以意炼。  
　　**则是名为大药成矣，便可作大周天之工法也。**  
　　以上尽言小周天。  
  
炼 己 直 论 第 三  
**华阳曰：昔日吕祖云七返还丹，在人先须炼己待时。**  
　　己，即我心之念耳。若欲成还丹者，必须炼己为先。已若不纯，焉得精还为炁，炁还神也。盖七乃火之成数，先以火入水中，谓之返也。后以炁升火位，谓之还也。待者候也。若欲有心待之，则属于拘滞而真阳反不生。若欲无心而待之，则落于顽空，错过真机，此则有无两失矣。然则若何为哉，且有还于无，而无内灵似于有，故离骚远游篇云：毋滑而魂兮，彼将自然。一炁孔神兮，于中夜存。虚以待之兮，无为之先。  
　　**盖己者，即本来之虚灵，动者为意、静者为性，妙用则为神也。**　　四者未发之前，浑然如太虚，有何名目。因机萌而言，故有意性之喻。  
**金丹，神虽有归一，则有双发之旨。**  
　　凡炼丹时，先则无为，寂然不动，浑然空空荡荡，不见有无之念，待其机之动时则发意采取，运周天时又立念，主斗杓斡旋二炁橐籥之消息，而神又随真炁循环。  
　**先若不炼已还虚。**  
　　还虚者，是纯乎以静，静乎以化，杳无朕兆。还乎鸿蒙，复乎无极，万象空空，此即本来之性体是也。  
**则临时熟境难忘。**  
　　时即药产之时，先若己不纯，采药炼药之际，则有分花之念，神不能主张，炁则散也。  
　　**神驰炁散。**  
　　神不宰气，安有不散也。  
**安能夺得造化之机。**  
　　夺者，取也。造化者，阳生也。  
　**还我神室。**  
　　此神室，即下丹田也。凡神室却有二釜。炼精之造化，即以下丹田为主，故神气起由此，归藏亦由此是之，谓神室即祖炁所居之室也。  
**而为金丹生发之本耶！**  
　　由前活子时用之得法，然后方有气发生，而为炼丹之本。  
　**故古人炼己者，寂淡直捷，纯一不二。**  
　　不存有无之念，故可以谓纯一。  
**以静而浑。**  
　　正是鸿蒙无极之时。  
**以虚而灵。**  
　　十二时中不昧曰灵。  
　**常飘飘乎。**  
　　不著一点形迹。  
**随处随缘而安止。**  
　　四相俱忘，安然独立自在。  
**不究其所在。**  
　　是过去，心则无了。  
**不求其未至。**  
　　未来心不萌。  
　　**不喜其现在。**  
　　现在心不存。  
　　**醒醒寂寂。**  
　　照而寂。  
　　**寂寂醒醒。**  
　　寂而照。  
**形体者不拘不滞。**  
　　不被身之所劳。  
　　**虚灵者不有不无。**  
　　活活泼泼。  
　**不生他疑。**  
　　明心见性。  
　　**了彻一心。**  
　　通天彻地杲日当空。  
**直入于无为之化境。**  
　　威音之前，无极之先。  
**此乃智者，上根之炼法也。**  
　　此以上皆言顿法，还虚之炼法者也。  
**若夫中下之流则未然。**  
　　未炼修己之人曰中下，非世曰中下，盖修道本无中下。  
**当未炼之先。**  
　　已未炼之先也。  
**每被识神所权。**  
　　凡思虑有心，总是识神用事也。  
**不觉任造化之机而顺化。**  
　　世人每遇身中炁机之生时，不知修炼而行世法则生人矣。亦有不交媾者，此炁而亦耗散。何故?炁既发动，不得其法，留归本处，焉有不顺化者耶。  
**欲炼精者不得其精住。**  
　　炼精是坎离交媾以前之法，名曰调药。若不知调法，精则不能住矣。  
**欲炼炁者，不得其炁来。**  
　　炼炁者是小周天之法，不得炁来是炼精不住，故此无炁之发生也。  
**古云，不合虚无，不得仙，盖谓此也。**  
　　能到虚无，方可炼丹。如不到虚无，丹则不成也。  
　　**故用渐法而炼矣。**  
　　由浅而深。  
**且谓炼者断欲离爱，不起邪念。逢大魔而不乱者曰炼。**  
　　欲爱是妻子富贵师弟等事，断而不留为练已。有力邪见者是眼偶见奇异，或见光，或见光中现神物，或平日所未见者，今始见之为外魔。于此信之，即为魔之所诱，曰天魔，曰邪魔，曰妖魔。眼不见或心见者为阴魔。见而喜悦为好，贪见则著魔矣。心不见或耳见者，耳闻魔言，或言福，或言祸，喜闻则著魔矣。见而自不见，闻而自不闻，知而自不知，依于正念，魔与我不相干也，不乱者，水火刀兵劫杀打骂，凡诸魔来，皆不可妄生惧乱之心也。  
　　**未遇苦行，勤求励志，久而不退者曰炼。**　　未得诀者，当立真志而求师。天地之间，富贵以及妻子是有定分。若大道则不然，可以苦志而得。古云，有志者，事竟成。古来多少不该成道者而竟成之，非生来有分也。  
**虚心利人，不执文字恭迎而哀恳者曰炼。**  
　　世之学道不得其真传者，皆因己之假学问障于他人之真学问，故不得其道矣。若能虚心恳切执弟子礼，行弟子之事，岂有不得者乎。  
　　**眼虽见色而内不受纳者曰炼，耳是闻声而内不受音者曰炼，神虽感交而内不起思者曰炼。**　　此三者真炼法。  
　　**见物内醒而不迷者曰炼。**　　即六祖所谓见物心速起。  
　　**日用平常如如而先练己纯熟。**　　己纯后可炼丹。重阳云：湛然不动，昏昏默默，无丝毫念想，此由炼已纯熟而得。康节云：思虑本起，鬼神莫知，不由乎我，更由乎谁。  
**则调药而得其所调。**  
　　即前炼精之法。  
**辨真时即得其真时。**  
　　即药产之时，用采药之法。  
**运周天始终如法升降。**  
　　周天是往复之机，升降是进退之工，由己纯，则无昏沉散乱矣。  
　　**己有不得其先炼者，则施法之际，被旧习所弄错乱节序，故不得终其候也。**　　错乱节序者，因己未熟，或知采封，不知运行，或知升，不知降，或知升降，不知沐浴，或知先天气，不知后天气，或气行神不行，或知周天不知归根沐浴。  
**世之好金丹者，云有不练已而能成道者，谬矣！**  
　　西王母云：声色不止神不清，思虑不止心不宁，心不宁兮神不灵，神不灵兮道不成。  
**炼己者在于勤，若不勤则道遥也。**  
　　已在时刻勤炼，如若放荡，丹则有走失之患矣。  
**昔日吕祖被正阳翁十试正念而不疑。**  
　　吕祖任他魔来，不生疑心，独立正念后，六十四岁随正阳翁修道，卒能成道。  
**又邱祖受百难于重阳，苦志而不懈。**  
　　邱祖初至重阳会下，重阳谓邱饮稀粥，邱自知福为小，苦行七年，累遭魔难．当过二番死魔，二次飞石打折三根助骨，又险死摸折三番臂膊，恁般魔难，苦志而不动心，自能决烈精修。  
　　**费长房静坐偶视大石坠顶，不惊不动，此得炼己定心之显案也。**　　昔世尊坐于菩提树下，魔主波甸领百万魔众以兵戈恐佛而不动，以魔女淫事诱佛而不动坐。坐至坚刚牢固，自言我终不起离于此坐。  
**并书以告同志。**  
     
小 周 天 药 物 直 论 第 四  
　　**华阳曰：仙道元精喻药物，药物喻金丹，金丹喻大道，何喻之多也。**  
　　神从炁化，炁从精生。欲望成其道者，先当保其精，精满然后气生，以此生气是名药物，药物炼之不动便名金丹，服此金丹出神千百亿化身。天地坏时，这个不坏，故喻名大道矣。  
　　道藏经曰：精者妙物，真人长生根。  
　　黄庭经云：留胎止精，可以长生。  
　**圣圣真真，莫不由此元精以阐名药物也。**  
　　正阳真人云：除了铅汞两味药，都是哄弄愚夫。  
　**夫药物既根于元精，而又曰元炁者何也。**  
　　静为元炁，动为元精。  
**且此炁从禀受隐藏于炁穴。**  
　　炁穴即丹田也。  
**及其年壮炁动。**  
　　人至十五、六，丹田炁自动。  
　**卻有向外拱关变化之机者。**  
　　炁动自有暖融之信，至于阳关不知修炼，因此之融信，则神转变而为情，而亦至于阳关，此炁则化淫精而出。  
　　**即取此变化之机，回光返照，凝神入炁穴，则炁亦随神还矣。**  
　　古云：回光返照要知去处。  
　　七悟禅师云：凝神收入于此窍之中，则气随神往，自然归于此窍矣。  
　**故谓之勒阳关，调外药及至调到药产神知。**  
　　药产有二景，时至神知为内景，药炁外驰，外别有景。  
**斯谓之小药，又谓之真种子。**  
　　行大周天初采药时谓之大药，此处行小周天初采药时，谓之小药或谓之真种子。古人未言小药，而曹伍二真人始发小药之名。后人即可以用药不误，药产之真时，因得此名则易明矣。  
　　**因其有顺逆之变化者，故曰元精元炁也。**  
　　顺为元精，逆为元炁。  
　**若不曰元精，则人不知调外药。**  
　　元精从外摄归炉内，谓之调外药。  
**以混采混炼于周天。**  
　　无药先行火，水火煮空档。  
　　**不知既无其药，且落于空亡，将以何者为小药哉。**　　不知前此调药之工，则无药产之景到。  
　　**然古人但言调药，而不言调法。**　　法即绵绵不断之旨。  
　　七悟云：一阳初动，凝神入炁穴，息息归根。  
　　**不言调所。**　　所即炁之融动处。  
　**又不言调时。**  
　　时即外物动之时也。  
　　**一调药之虚名在于耳目之外，未得师者，茫然无所下手，故我今直论之，曰，既知调药矣，则元精不外耗。**　　以前尽言调药化精之法，以下皆说小周天之事。  
**而药炁自有来机焉。**  
　　古云：神明自来。  
　　**此古圣不肯轻言直论，予明而显之，曰，未有知机而不采者，未有未调药而先采者，如此或缺焉，是不得药之真故也。**　　未得真传，则不能得此药。  
**且欲得药之真者，惟赖神之静虚，炁则生矣。**  
　　混然子云：时至炁化，机动籁鸣，火从脐下而发。  
**冲虚谓之，动而觉。**  
　　动者炁也，觉者神也。  
**以此不惧不惊。**  
　　或者乍见此景而不禁惊讶，则心动而神散。欲望成丹，不亦远矣乎。  
**待而后起。**  
　　阳未融盛，不可急于采取。  
**冲虚谓之复觉。**  
　　此即在后风火经见得明白。  
　**此时即药炁之辨机，不令其顺而逆之。**  
　　顺是出炉，逆是归炉。  
　**斯谓之采药。**  
　　守阳真人谓之归炉。  
　　**鼎中既有药炁。**  
　　此鼎即丹田也。  
**则有周天之火候。**  
　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零，薰炼金丹亦似此理。  
　**起刻漏之息火以烹炼之。**  
　　刻漏即是呼吸，炼金丹法全在呼吸之气，以定爻数。  
　**古人谓之升降也。**  
　　升谓之进，降谓之退。  
**然采得此药来。**  
　　由周天之法如意。  
　**斯固谓之金丹。**  
　　丹，是炁得火之炼法如意，谓之丹矣。  
　**即可以行大周天之法。**  
　　是采大药之秘机。  
　　**则小周天之造化从此毕矣，余愿同志者休误入于邪师，以淫精之邪药认为真药，则非药也。**小 周 天 鼎 器 直 论 第 五  
　　**华阳曰：仙道以神炁二者熏蒸，封固，喻之曰炉鼎。如炼外丹者，以铅汞烧炼之炉鼎也。悟之，则在一身；迷之，堕入别途。故世因炉鼎之喻而惑者，众矣。且有一等妄人，见炉鼎之喻，因诳人曰，以女人为鼎，以淫姤为药，取男淫精，女淫水败血为服食，补身接命，殊不知诳人自诳，返堕弃其万劫不可得之人身。**　　此言采战，女鼎闺丹之邪术。尽是用女人为炉鼎，信者必丧性命，堕于异类，万劫而不可复者矣。  
　　**又有愚夫，泥其迹象，专喜烧铅炼汞。世莫不由鼎器者，误也。**　　福薄愚夫不知身中本有真铅真汞，便以凡铅凡汞烧炼为服食，误信方土，反失其人身，皆由炉鼎误也。  
　　**夫欲明炉鼎者，在夫神炁之机变。**　　神炁升为鼎，起止为炉。古云：鼎鼎原无鼎。  
**当其始也。**  
　　元精初生。  
　　**精生外驰，以神入精中，则呼吸之气随神之号令，摄回中宫混合神炁。**　　中宫即丹田，混合即绵绵息息归根之意。  
　　**神则为火，而炁为炉。**  
　　以神炁言者，神在炁中，炁则为炉，神则为火也。  
　　**欲令此炁而藏伏者，惟神之禁止。炁则为药，而神为炉。**　　以炁神言者，炁在神内，神禁止其炁。神在炁外，神则为炉，而炁则为药也。  
　　**即古人所谓炁穴为炉是也。**  
　　以形言者指丹田为炉，神炁归藏于此，此即调药之炉也。  
　　**乃其采药运周天者，当从炁穴坤炉而起火，升乾首以为鼎，降坤腹以为炉。**　　乾在上为鼎，坤在下为炉。  
**即古人所谓乾坤为鼎器者是也。**  
　　以形言者，首腹为炉鼎，即周天之炉鼎也。  
**见神炁之起伏。**  
　　起是升，伏是降。  
**而鼎器在，是也。**  
　　有神炁即有炉鼎，无神气即无炉鼎。  
　　**然古人将神炁二者借喻鼎器，或以丹田为炉，而以气穴为鼎者。**　　丹田，气穴一也。  
**或以坤为炉而以乾为鼎也。**  
　　坤即腹，乾即首。  
　　**一鼎器之名目纷纷引喻，故后人无以认真。全若不推明直论，将何处炼精。**  
　　即调药也。  
　　**炼药。**  
　　即周天也。  
　**为结金丹也，此古圣皆不轻露。**  
　　丹田为调药之炉鼎，古来不肯明露。  
　　**今予阐明，正合吕祖所谓真炉鼎，真橐籥，知之真者而后用之，真用之真者，而后证果，得其真矣。冲虚子不云乎，鼎鼎原无鼎，若不明火药次第之妙，用执著身体摸索而为鼎器者，则妄也。非仙道金丹神炁自然之鼎器也。**  
风 火 经 第 六  
（ 尽 言 小 周 天 ）  
　　华阳集说风火经。  
　　风者，乃炼丹之妙法，即升降之消息。古人喻为巽风，或喻为橐籥。是即往来之呼吸也，火者，炼丹之主，化精化炁之具。风火有同用之机，大丹有修炼之法。古圣不肯全露或有同言之隐，而人不能彻悟，视之如故事。然言之详者，又违天诫。风火同用之机，乃上天之秘诀，金丹至要之法。凡人德薄，未遇真传，岂知有同用之机哉。前圣高真，科禁秘之，不肯并论轻泄，愚亦不敢臆说，故集诸圣之隐语奥言，而为此说，每句之下，逐一解明，以招后学，见之者，详究此解，印证本文，即知风火同用，次第不离之机也矣。  
　　**曰仙佛成道是本性元神，不得元精漏尽，不能了道还至虚无，而超劫运。**　　本性元神其名虽二，源流则一。佛谓之性，仙谓之神。元精漏尽乃修命之别名，即先天一炁是也。仙修谓之炼精化炁，又谓之炼形。佛修谓之漏尽成。又谓之慧命。不得此道，则不能超劫运。纵然修得灰灰相，无非五通之灵鬼耳，焉能契如来之妙道乎，故如来大佛方等大集经云：修习五通，既修习已垂得漏尽而不取证，何以故愍众生。故舍漏尽通乃至行于凡夫地中。又楞严经世尊谓阿难云：第一漏尽难成，即此也。  
　　**元精漏尽不得风火，则不能变化而成道。**　　元精漏尽虽有生机，不得风火则不化为炁。  
　　混然子云：人呼吸之气为风，如炉鞲之抽动，风生于管护，火自炎。久久心息相依，丹田如常温暖。今之禅僧不知风火，漏尽无成，常自下流。余有俗堂弟，字道宽，法名源明，久住金山，曰禅教原不问此事，似过浸准，只悟自性，不必究他。余曰，既有走漏，则与凡夫淫媾似也。首楞严经云：淫身，淫心，淫根不断，如蒸砂石，欲成其饭，经百千万劫，只名熟砂，必落魔道，轮转三途，终不能出，禅教何得不问也。但如来风火之法，佛佛相印。若能自用，则三种淫事一炼自断。世尊云：火化以后，收取舍利。又云，微风吹动，则其中自有深旨，非亲传焉得知之。

**故曰修炼全凭风火耳。**  
　　广成子云：息者，风也。  
　　白玉蟾云：火者，神也。  
　**往古圣真，禁而不露。**  
　　上天所禁，秘之不传于无德，实传于有德，超乎劫运，出乎大宝，岂传于无德者哉！  
**中古圣真，略言其始，而人不究其始，往往搜寻其中，徒劳精力。**  
　　始者，微阳初动，古圣隐而不露。乃金丹造化之根，人若能明乎其始，何事不成。故虽近代亦有得道高真，惜学者不知下手。重言其始，人犹不究其始，每每妄自采取耳。不知搜寻既实，虽药有不采，而自采之景到矣，故学者不可徒劳无成焉。  
　　**不知中宫周天之说，或显于周天练法，而隐于采取中宫。**　　中宫即炼丹之所，天心居焉。人若晓中宫之消息，则丹自成矣。盖中者，非中外之中，即元关消息之中也。此中包罗乾坤，运行日月，真种由此而生，升降由此而运，炉鼎由此而立，橐籥由此而转，药物由此而化，坎离由此而合，斗柄由此而建是也。世人或知中宫，不知周天，则炁亦暂聚而暂散矣。安得成丹乎。  
　　冲虚子云：药已归炉，末即行火，则真炁断而不续，亦不成大药。  
　　**或显于采取中宫，而隐于周天炼法。**  
　　周天即升降也。时至药产，阳炁从地升平天。天者，在人为首，位居上。阴符注云：上涌潮元，通灵阳宫，复降下，通于巽坤。坤者，在人为腹，位居下。混然子云：从子至已流戊土，从督脉进阳火。自午至亥以己土，从任脉退阴符。世人或知周天，不知中宫，妄自行火，则与水火煮空档，何以异乎。  
　　冲虚子云：药未归炉，而先行火，药竟外耗，而非为我有者！其斯之谓矣。  
　　**或显于火而秘于风。**  
　　炼丹全凭风以扇火。风者，息也。曰巽风，曰母气，曰橐籥，皆我之呼吸也。  
　　**或显于风而秘于火。**  
　　炼丹全凭火以炼精。火者，神也。曰汞，曰日，日乌，曰龙，皆我之真意也。  
　　**或有言之简而论之详者，皆宜—一体玩，不可浅视也。使徒执其偏见，取宗于妄人之口，何其诬耶。**  
　　简者深言神气之机，详者细言神气同用之理。初学未得真传，非由忽其简而即略其详，是终不得夫丹道之秘矣。况又宗于邪说，致生疑惑，其不至于暗昧者，少矣。  
　　**余曰，觅法寻师问正传，若无真诀难成仙。**　　凡求师者。当察其真伪。若言不用风火，即是假道。虽欲成仙，何可得乎。  
**谷精火到风吹化。**  
　　精因火化，火因风灼。世人被此精损志夭命。因无制伏之法，智者借此精养身助炁，是有风火之功耳。  
**髓窍融通气鼓煎。**  
　　窍者，即肾府也。肾属水，水无火焉能融通，所以人之精华多因肾而耗散。智者得风火之功，自能融通矣。鼓者，即所谓巽风也。  
　　**物举潮来神伏定，情强性烈意和牵。**　　物即外阳，外因内动故此举矣。始举始伏则易伏矣。倘未觉其伏，则阳壮性烈必须迥光返照，绵绵若存，使炁与意和合。虽一时修炼之功，而性情不觉其浑合矣。  
**青阳洞里须调炼，炉内铅飞喜自然。**  
　　洞即炁穴，凡调药时，务要绵绵，使精化为炁，则内之真铅自然潮于上元矣。  
　　**抑闻之，玉芝书曰：元黄若也无交媾，争得阳从坎下飞。**　　元者，天也。黄者，地也。即神炁也。神炁不交，安有药之可采。  
**冲虚子曰：有机先一着，而后生药以行火。**  
　　先一着者，乃微阳初动也。药生而行火，所行火者，即行周天之火。  
　**朱元育曰：晦朔之交即活子时。**  
　　活子时者，乃阳动之时也。  
**觅元子曰：外肾欲举之时，即是身中活子时。**  
　　外肾举者，非有念而举。乃自无而生，生而或速或缓，皆由活动之机。然有念而举者，乃是邪法。炼之即成幻丹。  
　　浑然问曰：假若睡浓之时，不觉而自举及偶然觉之，此时下手亦成幻丹否？  
　　华阳云：睡浓时，自己身心俱已不觉，念从何有乎，尝闻纯阳祖师云：动则施功，静则眠。又夏云峰云：自然时节梦里也教知。以此句言之，可以印证矣。  
　　**俞玉吾曰：内炼之道至简至易，惟欲降心火入于丹田耳。**　　内炼之道乃上乘之法，简易之事。但人被邪说所惑，不能信受。故真人破之曰，惟欲降心火入于丹田也。  
　　**又曰肾属水，心属火，火入水中则水火交媾。**  
　　古人谓心肾非坎离，殊不知心肾乃坎离之体，神气乃坎离之用。且肾非脊肾之肾，乃内肾也。古云：内肾者，即脐下是也。虽在脐下，犹未得其所以然。要必得其神气相投者，盖其穴，正在脐后，肾前稍下，前七后三中间空悬一穴，此正是调药炼精之所，而学者不可不察矣。  
　　**六祖坛经曰：有情来下种。**  
　　有情者，一非欲念之情，乃妙道中元机萌动之情。故龙牙禅师云：人情浓厚道情微。  
　　道用人情，世岂知空有人情无道用，人情能得几多时。  
　**元育曰：要觅先天真种子，须从混沌立根基。**　　古人言真种不一，或有言神是真种子，或有言炁是真种子，而不言真种子其父母所由生之理。故人被此颠倒之言所惑。元学正宗云：始者，上下相交，混而为一。  
　　盖混沌者，乃天地合壁之象，即神炁会合之时。若觅先天真种子，先须明种之父母。盖神炁比如天地，天地即种子之父母也。神入炁中，则是天入地中之象，即为混沌之时也。真种子原由神炁而生。神炁若不交，安得有真种子乎，则此中之根基当明矣。  
　　**正阳祖师曰：南辰移入北辰位。**  
　　南者，离宫，心乃离也。神即藏其中。北者，坎也，炁即藏其中。移入位者，即以神入炁穴。  
　　杏林云：以神归炁内，丹道自然成是也。  
　**纯阳祖师曰：我悟长生理，太阳伏太阴。**  
　　长生，乃我之元炁。悟之者，则生。迷之者，则死。欲学清静正道者，先明道之根源。道无非我身内之阴阳。非是外来物件。许旌阳云：大丹若不以日月交光，乾坤合体，更假何物为之乎。  
　　盖太阳乃喻心之神，太阴乃喻肾之炁。伏者，以神伏炁之法。能伏住者，即得长生。否则不能得矣。  
　　**觅元子曰：始则汞投铅窟。**  
　　程先生云：铅得汞而相亲，无中入有。铅汞，非他物，即我神炁。故吕祖云：不用铅，不用汞，还丹须得炉中种。投者，以神投炁，即精炁不下泄，似水银与铅相制不动，然后炉中炁自生矣。吕祖云：安炉致鼎尽周圆，须得汞去投铅。若不用汞投铅，则铝炁无所生矣。俞玉吾云：铅得汞以生形。旌阳亦云：铅因汞伏。  
**海蟾翁曰：先贤明露丹台旨，几度灵鸟宿桂柯。**  
　　灵鸟，喻心中之神，桂柯，喻肾中之炁。  
　　元学正宗云：心乃神之宅，肾乃炁之府，岂无造化乎。古云：心以坎为体，以离为用。故心欲虚而澄。肾以离为体，以坎为用，故丹田欲实而温，离火上腾故损离，火下驻故益。几度者，凡阳生不拘时数，灵鸟宿亦不拘时数。时来时宿。紫虚云：夜半金鸟入广寒。  
　　**旌阳祖师云：与君说破我家风，太阳移在明月中。**　　望江南云：日精若与月华合，自有真铅出世来。  
　　盖太阳喻神，月明喻炁。移在者，神炁相会也。古云：要知大道希夷理，太阳移在明月中。  
　　**李真人曰：金丹大要不难知，妙在一阳下手。**　　世人学道，每被丹经之词文所惑，不知真诀简易之理。自己心内糊涂，反谓古人不明言。及见真师，强自争辩。殊不知炼丹者，阳生之时，即起手之时，能于此时下手，又何疑惑乎。真阳云：先天之炁藏炁穴，虽有动时，犹是无形，依附有形而为，用时呈而即时觉。守阳云：凝神入此炁穴，而神返身中，炁自迥矣。  
　　**重阳祖师曰：纯阴之下须是用火煅炼，方得阳炁发生，神明自来。**  
　　阴即是先天坤地变为后天之坎，而中年之人药少，故不能采取，真人言须用火煅炼，然后有药可采。冲虚云：有机先一着，而后生药以行火。俞玉吾亦云：天入地中以此而产药是也。  
**又闻之龙眉子曰：风轮激动产真铅，都因静极还生动。**  
　　此以下皆言风之妙用。上文一节，专言火之用法，而呼吸之气未表其所用之理。故真人教人，只此用火而不知用风，其精则不化矣。棲云先生云：火不得风不灼。抱一子云：知摇空得风，则鼓吾之橐籥，可以生风；知嘘物得水，则胎吾之炁，可以化精。产铅者，即药炁所生之时也。还生动者，即药产之时，即采药之候也。  
**入药镜曰：起巽风，运坤火。**  
　　巽风者，呼吸之喻也。火者，乃元炁也。元炁不得呼吸则不能成药，是阳不得阴则必不聚之故也。必须存心中之阴神驭肾中刚阳之火，绵绵息息归根，则坤火自运矣。然又恐用火者失于太过与不及，须当文黛武炼。故肖紫虚云：炽则坤火略埋藏，冷则巽风为吹嘘，此言可玩矣。  
　　**黄庭经曰：呼吸元炁以求仙。**  
　　呼吸者，后天之炁也。元炁者，先天之炁也。先后原有兼用之法，若不兼用，元炁顺流而出，不能成丹矣。必假呼吸之气留归以炼之。如冲虚子所谓以后天呼吸气留恋神炁是也。  
　**李清庵曰：得遇真传，便知下手，成功不难，鼓动巽风，扇开炉焰。**  
　　此言果得真传，便知用巽风。风者，后天气也。冲虚云：元炁固要逆修，而呼吸之气亦要逆转。盖人呼吸之气出入，本在丹田。何曾有隔碍，但人只知出而不知入耳。学者凝神之时，气穴之神能觉进吸者，则气自鼓，自扇，自吹，自嘘，自逆转矣。不用而自用之，何劳之有乎。混然子云：神呼气，炁归窍内。吹吾身中无孔笛，常觉在此，息不用归根而自归根矣。庄子云：其息深深。又云：真人之息以踵即此也。  
　**李道纯曰：炼精其先，以气摄精。**  
　　精生之时，原是下流。若欲归源，必须用气摄之，则无走泄之患矣。然又当知精生之所。冲虚云：用后天之呼吸寻真人呼吸之处，即此之谓也夫。  
**无名子曰：精调炁候。**  
　　调者，是精生时，以用调法，不然，则易走泄矣。古人云：精气之为物也。运行，则常；退守，则灾。四时不运，万物何以生？日月不映，万物何以明？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人不测道之根本，乃云固精为长生，此言为大谬也。若闭精可以常存，则布囊可以贮水。盖炁候者，是候炁之生时，即所为采取之谓也。  
**冲虚子曰：调定其机。**  
　　机者，是精生动机。若不调，则炁必泄。而药物不生矣。  
　**又曰：药若不先调，则老嫩无分别。**  
　　老嫩，是采取之时。若不先调者，则何时而能采取乎。能知调者，自有老嫩之景到。  
**李虚庵曰：忙里偷闲调外药。**  
　　药即吾身之元炁。炁虽藏炁穴，生则化元精，向外下流，若任外流，将何物而为药乎。故调此气返还于气穴，久则天机自活动矣。  
　　钟离云：勒阳关。即此也。  
　**冲虚子曰：调到真觉，则得真炁。**  
　　觉者，乃是时至神知，故其本灵之心体不能昧，谓之觉。若能如法调药，则自有造化之机发见于外，可不劳而自知也。  
　　**楞严经曰：愿立道场，先取雪山大力白牛。**　　道场者，修佛道之起手也。欲成佛道者，先当取雪山大力白牛。若无此牛，任汝修八万劫，终不能出楞严之五阴。盖雪山者，喻五阴俱空，既已空矣，则一阳生于五阴之下，元门谓之阳生，释家谓之情来，又谓之真如，又谓之那偏事，皆是喻事之生也。太初古佛云：一阳发现，只是明心千百，譬喻只教人晓此一事耳。大力者，喻法象。释家谓之明心，又谓之有物，皆喻牛之徽也。光明古佛云：日天开朗是为见性千万种。譬喻无非教人明此牛耳。若谓实有此牛者，即非我如来达摩六祖之嫡传，则是外道，非释家之子也。岂不谬哉。  
**涅槃经曰：雪山有大力白牛，食肥腻草粪皆醒醐。**  
　　雪山喻炁之生处，白牛即是喻炁。醒醐喻炁之升降也。故六祖云：吾有一物，上举天，下举地，若独修心中之识性，不兼修性海之真性，饶你八万劫，终不能成六通、契如来之真性。心经解万：谁知更有过于此者，宽则包藏法界，窄则不应纤毫，显则八荒九夷，无所不至，隐则纤芥微尘，无所不察。又云：乃人之本源。  
　　**栖云先生曰：人吃五谷化为阴精，不曾煅炼此物，在里面作怪。只用丹田自然呼吸之气，吹动其中真火，水在上，火在下，水得火自然化而为炁，其炁上腾，熏蒸传透一身之关窍，流通百脉，烧得里头神嚎鬼哭，将阴精炼尽，阴魔消散矣。又觅元子曰：阴精者，五谷饮食之精，苟非巽风坤火猛烹极炼，此精必在身中思想淫欲，搅乱君心，务要凝神调息，使橐籥鼓风，而风吹火烹，炼阴精而为炁，其气混入一身之炁，此炁再合先天之炁，然后先天之炁再从窍内发出而为药。**  
　　此二真人之明言，不必赘解。  
**朱元育曰：晦朔中间，日月并会北方虚危之地，天入地中，月包日内，斯时，日月停轮，复返混沌，自相交媾，久之渐渐凝聚，震之一阳乃出而受符矣。**  
　　晦乃月尽无光，比人身中阴静之时。朔乃次月初一，比人身中阳动之时。日月并会者，即神炁同宫之法。北方虚危者，炁穴也。天入地中者，比神入炁之义。月包日内即是神摄炁也。一阳出者，乃药产之时，即是采取之候。受符者，是起周天之火符，符又是运息数之别名耳。  
　**此上数者，金仙证论之妙诀，风火化精之秘机，具在斯与。而其调药之法，亦不外是矣。**  
　　此总结上文，风火同用之旨，调药之法。古圣所言不肯明露，故人难悟大道。余浅说解明，以晓后学，庶不入于傍门而成正觉。世之好金丹者，果潜心此经，自修自证，即成大道，岂不乐哉。  
　　**予故曰：自始还虚而待元精生，以神火而化，以息风而吹，以静而浑，以动而应，以虚而养，则调药之法得矣。**　　以上言调药之法，以下言真种所生之真时，即药生也。  
　　**不闻邵康节之言乎，恍惚阴阳初变化，氤氲天地乍迥旋。**　　恍惚者，浑然一团，外不见其身，内不见其心，恍恍惚惚初变化者，即此恍惚之间，忽然不觉融融和和，如沐如浴，回旋者，真炁旋动，正是元关透露而阴中阳生矣。  
**尹真人曰：俄倾痒生毫窍，肢体如绵，心觉恍惚。**  
　　此乃药产之法象，不可惊怪。一起惊疑之念，则神驰炁散矣。务须思虑顿息，以虚待之，不可妄起刻漏之武火，亦不可迷失真候，静听气之动静，则元窍之阳自旺生矣。  
**紫阳真人曰：药物生元窍。**  
　　药物者，即真炁也。亦名真种子。元窍者，乃元妙之机关，即炁发之所，下通阳关，上通灵台，后通督脉，前通任脉。  
**六祖坛经曰：因地果还生。**  
　　地者，道曰丹田。释名净土，又名优陀那，又名苦海。巧喻异名，无非果生之处。果还生者，因以前能明有情来下种之机。到此，方有果生，果即菩提子也，又曰舍利子。  
**太初古佛曰：分明动静应无相，不觉龙宫吼一声。**  
　　无相者，道曰虚无，释曰真空。此原无相，因静定而生龙宫者，即上文因地是也。吼一声者，即上文果生也。故世尊谓见明星而悟道，能知此一声之机，则洞水可流西江，可吸海水可灌顶矣。  
**元学正宗曰：弹指巽豁开。**  
　　弹指者，顿然而觉，然不可起太明，觉须恍惚而待之。若起明觉之念，则后天之气随念而起，包裹先天之炁，先天既被后天所裹，则其所发之炁不得融盛，亦不能采取矣。  
**混然子曰：时至炁化，机动籁鸣，火从脐下发。**  
　　时至者，乃药产之时也。籁鸣者，则元关之机动也。火者炁也。脐下者，丹田也。古人云：时至神知者，此也。学者苟不知此时之机，则当面错过矣。  
**冲虚真人曰：觉而不觉，复觉真元。**  
　　觉者，知也。不觉者，浑也。阳炁才萌，似有可知，故曰，觉也。阳炁来旺，不宜急进火，故此言复觉真元，元者，即真炁也。  
**又曰：则用起火之候以采之。**  
　　此下言起火采药归炉也。起火者，后天呼吸之气。先天之炁生时，仍行熟路。故用起火之法，采炁归炉，然呼吸之火本自有形，而用之必如无形。若着有形用之，则长邪火。果能有有而若无无中得有之妙，二炁用之如法，则药自归炉矣。  
**又曰：采药归炉。**  
　　药者，真炁也。炁之生时则往外顺出。故用神炁采之归炉。真炁既得神气之力，自然随神而归炉矣。  
　　**又曰：封固停息以伏神炁。**  
　　此二句言入中宫之沐浴，即是运周天子时之头。故子时有沐浴之候，即此也。封固者，温养之义。停息者，亦非闭息，是不行其鼓嘘之法，将神炁俱伏于炁穴，随后火逼金行，有行动之机者，则周天武火自此而运起。浑然问曰，我闻直论，言药已归炉，未即行火，则真炁断而不续，亦不成大药。此处既有沐浴，岂不断否？余曰，不行，非是闭塞呼吸之气，全然不行，乃是不行橐籥鼓嘘之机。盖呼吸之气，原有温柔之息，在此吹嘘，何得断行火之机，虽暂伏微妙之理，而真机无有随后不动之情，岂不闻之合宗乎。采封是子时前也，其即此矣。  
　**玉鼎真人曰：入鼎若无刻漏，灵芽不生。**  
　　此下皆言，子时起火炼药，行小周天之火。前论起火采药是子时之前也。此乃周天子时当令之事，故达摩云：二候采牟尼。然则药生，即为药生之子时，而亦为活子时，行周天谓之行周天子时，不必认做一时。盖鼎者，炁穴也。真炁既归鼎内，必要刻漏之火以炼之。若无刻漏之火，则黄芽不生。  
**上阳子曰：外火虽动，而行内符，闭息不应，枉费神功。**  
　　外火即元炁也。内符乃呼吸之炁。元炁由呼吸而采归炉，亦由呼吸而炼之，则炉中之药方成变化。仙翁云：火销金而神炁不败。若药已归炉，呼吸之气半途而迥，不应先天之炁，则药已耗散，及再行周天之火与前不相续，亦不能成丹也。  
**守阳真人曰：起火炼药。**  
　　起火是起周天之火，行十二位也。非真有位，借火为位，又谓十二时，非真有时，借火为时。  
**混然子曰：火逼金行，当起火之初受炁宜柔。**  
　　火者，呼吸之气也。金者，元炁也。盖金不能自升，必假火以逼之，使朝于乾宫。然炉中真炁，初起火之时，药物未旋，不可即行武火，须以柔温之火通之。金有旋机，则火当长矣。若药未甚动，炁伏而缓，先起武火，则内之炁亦不顺随大路，堕于蹊径，欲归正路，不亦难乎，故曰：宜柔也。  
**又曰：采时须以徘徊之意引火逼金。**  
　　徘徊，是往来活动之意。引火者，即神呼气之法。逼者，催也。上文只言呼吸以用元炁。尚未显明用元神。人知用二炁，不知神为二炁之主帅。盖采药炼药，全赖炁穴之神权驭，二炁徘徊，则金自行矣。前文云：神呼炁，气归窍内，吹吾身中无孔笛是此也。  
**又曰：运动坤之火，沉潜于下。**  
　　坤者，炉也。火者，元炁也。运动坤火之时，往下而行，以通督脉而进。若别行异路是不能上乾鼎，则药即耗散矣。浑然问曰：我闻玉蟾翁言，神即火，炁即药，以火炼药而成丹，今何又言炁是火，而前文又言，化谷精以呼吸为火，三事俱言火，不明孰是。  
　　华阳云：此视学者得师不得师耳，真参实悟者，一见了然于心，若心下不实，焉得明乎。非是丹经惑耳，乃耳认错丹经。诵几句古言孰语，以为自己聪明，误也。凡云是起火，引火，火逼，行火，止火，皆为呼吸气之火也。凡云凝火，入火，降火，以火，移火，离火，心火皆属神之火也。凡云运火，取火，提火，坎火，坤火，水中火，炉中火皆先天炁之火也。凡呼吸之火能化饮食之谷精而助元精，凡神火能化元精而助元炁，凡元炁之火能化呼吸而助元神，元神之火又能化形而还虚助道成始成终，皆承火之力以登大罗之金灿。所谓火者，有逐节事条，岂可孰一哉。  
**混然子曰：鼓吾之橐籥，采药之时，加武火之功，以性斡运于内，以命施化于外。**  
　　古人或以内呼吸为橐籥，或以外呼吸为橐籥，内外兼说，则何是何非也？余特指其是以示之。橐籥者，消息也。若无消息，安有橐籥。古云：一阖一辟谓之变，知变通无穷矣。橐籥者何？似牛车水运行一般，同消息而不同路，若同路，则不名橐籥矣。又如风箱一般，同箱而不同风，若同风，则不能运转矣。以风箱之内，暗藏子箱，向炉之风，是子箱之风，非风箱之风，实从无中生出。水车之水与子箱之风即喻先天之炁也。牛车与匠手抽动之风即喻后天之气也。子箱者，元关也。消息者，即两搭界之滚轴也，即喻先后二炁之机。子箱之风，若无抽动之风，则亦不能自吹嘘矣。水车之车，若无牛车，则水车之水不能自运矣。至车与箱若无牛与匠，则水与风又无从而吹运之矣。盖武火者，是药物曾已行动，故必橐籥之息火，以应刻漏之度数，若徒用文火，则药物亦不行也。而真炁竟耗散矣。内者，中宫也。炼药行符，务要性主立于中官而为斡运辐辏之主宰，则水火方能随外之道路而升降，又外必借命之元炁施化，则脉络方能开舒畅快，内外融通，自然命听于性，性持于命矣。：  
　**邱祖师曰：采二炁升降之际，若不以意守中宫，药物如何运得转。**  
　　二炁者，先天后天二炁也。先天之炁不得后天之炁，则不能招摄转运。后天之气不得先天之炁，则亦无处施功。冲虚云：炁则不能无先后之二用。中宫者，炁穴也。药物者，元炁也。升降之际，中宫若无主宰，则药物不转矣。然全在中宫之真意，使真炁之运动矣。故禅师云：北斗望南看是也。  
**混然子曰：内伏天罡斡运，外用斗柄推迁。**  
　　冲虚云：斗柄外移而天心不离常处，若以内忧天罡而外不推斗柄，则真炁不升降。若外推斗柄而内不伏天罡，则真种不结。后禅机赋云：弹主斗柄，见明星而团旋。  
　**许旌阳老祖曰：冲开斗牛要循环。**  
　　斗牛者，虚危穴也。斗牛既开，用升降之法以运之。冲虚子曰：行所当行。又白玉蟾云：起于虚危穴，以虚危宿在坎官子位也。盖虚危者，即任督二脉之起止处，亦名河车路。俞玉吾云：于此时，鼓之以橐籥，假之以猛火，则真铅出坎，而河车不敢停留，运入昆仑峰顶是也。  
**金丹赋曰：子时河车耸，驾火销金而神炁不败。**  
　　子时是运周天之子时，驾动河车采药上升。混然子云：铅遇癸生之时，便当鼓动巽风扇开炉鞴，运动坤火沉潜于下；抽出坎中之阳去补离中之阴，成乾位之象，复还坤位。  
**纯阳祖师曰：凭君子后午前看，一脉天津在脊端。**  
　　子后是阴符，午前是阳火。一脉者，即行周天之道路。凡行火时，神炁必由此路而运。肖紫虚云：几回笑指昆山上，夹脊分明有路通。俞玉吾云：元海阳和动，寒泉炁脉通。此子午当行之道。若神炁泛然于道外，不成路矣。或神不知其炁，或炁不能随神，空空煅炼，则金丹不成矣。守阳云：有两相知之，微意是也。  
　**又曰：寒泉沥沥气绵绵，上透昆仑还紫府，浮沉升降入中宫。**  
　　园通禅师云：群阴剥尽，一阳复生。欲见天地之心，须识承阴之法。寒者，坤也。泉者，坎水也。皆喻肾中之水。肾水果得以前所论之工法，到此自有沥沥波涛之象，乃真阳所产之时也。气绵绵者，续而不断之义。道光禅师云：一爻看过一爻生。昆仑即乾也。乾为首，紫府即丹田也。丹田为坤，升即上昆仑，降即下紫府，中宫即丹田也。祖师教人行火须上至乾鼎，下至坤炉。  
**广成子曰：人之反复呼吸彻于蒂，一吸则天气下降，一呼则地气上升，我之真炁相接也。**  
　　吸降呼升者，即先天后天二炁之机也。然后天炁吸则先天炁升焉，升是升于乾而为采取也。后天气呼则先天炁降焉，降是降于坤而为烹炼也。若以口鼻一呼一吸为升降者，则去先天之炁远矣。  
　　**觅元子曰：乾坤阖辟，阴阳运行之机，一吸则自下而上，子升；一呼则自上而下，午降。此一息之升降也。**  
　　此皆言先天后天二炁消息之机也。乾者首也为天，故位居上。坤者腹也为地，故位居下。阖辟者，乃内外呼吸之元机。盖外面之气降里面之炁则过我而升，外面之升里面之炁则过我而降，此乃周天之秘机，凡夫岂能知之。故仙翁云：若教愚辈皆成道，天下神仙似水流。

浑然问曰：老师所言有两重之呼吸，但升者，其意要主宰中宫，以为斗柄转心之主。又见此处其神要随先天之气升降。又闻后天之气在息上升降。如老师言，三处都有动静知觉之意，不知其神其意重在何处，又不知其神其意如何分别用度。我闻之丹经曰：引则神炁同行，住则神炁同住，今此分别神意，其不相合，何也？

华阳云：子之不明者，非经之不明，是子之执着偏见。云何为机也？譬如，世人安消息以制物件之法，如若投机，一叩即应，无处而不动乎。但有先天之炁者，则我之经络自能通应。而又有后天之气鼓舞，安有上下中间不应之理乎。可见先天，后天，上下，中间皆主乎其机也。若是无其机，焉得应之。故太初古佛云：一片东兮一片西，两头动处几人知，出有入无真造化，神气相交透祖机。云譬喻乡人织布，其意一发，手足头目俱已发动。发者是谁？动者，其神意在何处？若能明此理，则临时而不误造化之机缄矣。故俞玉吾解阴符经云：恒山之蛇，击其首则尾应，击其尾则首应，击其中，则首尾俱应。又云：其法潜神于内，驭呼吸之往来，上至泥丸，下至命门，使五行颠倒，运于其中，此即周天内外机动而已是也。又冲虚云：以意在中宫、以神驭炁，其炁自尾间，夹脊上昆仑，腹下丹田，周流运转不绝，又何必有疑哉。

因问曰：闻江西道人王山而亦能升降，因何以几十载不结丹成大药。答云：此人乃后天之意气，非先天之神炁也。  
　　**冲虚子曰：当吸机之阖，我则转而至乾，以升为进，当呼机之辟，我则转而至坤，以降为退。**　　吸机之阖固是下，然而内里之机要上，上者，自下而升至于乾，为进阳火，为采取。呼机之辟固是上，然而内里之机要下，下者，自下而降至于坤，为退阴符，为烹炼。此即内外阖辟之机也。  
**肖紫虚曰：乾坤橐籥鼓有数。**  
　　此以下皆言周天之息数。上文说升降法，而其中卦爻之数尚未表明。若不用其数，则丹道又不成矣。朝元子云：劝君穷取周天数，莫使蹉跎复卦催。

盖乾坤者，乃天地之定位。橐籥者，即鼓风之消息。奈何真炁不能自返复于乾坤，惟赖橐籥之法以吹运之。盖乾坤即橐籥之体，坎离乃橐籥之用，所以乾呼返吸至于坤，坤吸返呼至于乾。乾坤者，乃坎离之体。内呼吸者，即坎离之用。人若能明乎内呼吸，则橐籥自鼓，而乾坤自运矣。数者，乃阴阳升降之度数，假呼吸之息数而定卦爻之揲数。  
　　**薛道光禅师曰：火候抽添思绝尘，一爻看过一爻生。**  
　　抽添即真炁上升下降之旨也。绝尘者，凡临机时，幻化顿息，则真我不离于炁。爻过爻生者，喻绵绵不断之意。守阳云：随机默运入元元，呼吸分明了却仙。  
　　**陈泥九曰：天上分明十二辰，人间分作炼丹程，若言刻漏无凭信，不会元机药不成。**  
　　天上有十二支之辰位，炼丹亦有十二时之火候，故六阳用进，六阴用退。程者，每时有一定之度数。若言不用息数之刻漏，则是傍门外道矣。而非金丹也。纵能强制升降，亦不能结大药。既不用周天之度数，又将以何物而为周天乎。以明明之刻漏而不悟，则是愚之甚也。  
　　**钟离祖师曰：生成有数。**  
　　有数即乾用九而坤用六也。  
　　**金谷野人曰：周天息数微微数。**  
　　周天即往来返复之义。微微数者，不著于相，顺随而引火候之机，是周天程限之数无差也。  
　　**陈泥九曰：乙阳复卦子时生，午后一阴生于媾，三十六又二十四。**　　冲虚子曰：子至巳六时为阳，阳合乾，故用乾爻，乾策。乾爻用九，而四揲之为三十六，故阳火亦用九，同于四揲。又注云：子丑寅以次皆用四揲之三十六。又云：午至亥六时为阴，阴合坤，故用坤爻，坤策。坤爻用六，而四揲之为二十四，故阴火亦用六同于四揲。又注云：午未申以次皆用四揲之二十四。又云：阳时乾策二百一十六，除卯阳沐浴不用乾，用实一百八十也。阴时坤策一百四十四，除酉阴沐浴不用坤，用实一百二十也。合之得三百息周天之数也。闰余之数在外，盖三百数者。实非三百息，皆譬喻辞也。  
　　**守阳真人曰：子行三十六，积得阳爻一百八十数。午行二十四，合得阴爻一百二十数。**  
　　阳爻六时用九，除卯时不用，只得一百八十。阴爻六时用六，除酉时不用，只得一百二十。冲虚子曰：卯在六阳之中，酉在六阴之内。调息每至于六时之中可以沐浴，即此也。  
　　**悟真注疏曰：子进阳火，息火谓之沐浴。午退阴符，停符谓之沐浴。**  
　　息火停符者，停住有作，而行自然之妙运，非是停住先天而不行，是停住后天之武火。故履道云：十二时中母令间断。俞玉吾云：天道无一息不运，丹道无一息间断。故卯酉时，不行之中而默运吹嘘。则子午亦然。又重阳云：子午冲和连卯酉，春冬秋夏相携。冲虚子云：世称沐浴不行火，且道吹嘘寄向谁，要将四正融抽补，才得金丹一粒归。又陆子野注悟真篇云：卯酉不进火，但以真炁蒸蒸也，而为沐浴，万古不移。  
　　**曹还阳真人曰：十二时中，时时皆有阳火阴符，凡进则曰进阳火，凡退则曰退阴符。亦以阳用者，曰火。以阴用者，曰符。**  
  
　　十二时者，即吾身中运周天之时也。子巳六阳时进阳火，午亥六阴时退阴符。进则为升也，退则为降也。故进则曰进阳火，退则曰退阴符。时时皆有阳火阴符者，不在沐浴时，而亦有沐浴。故阳用者，曰火，阴用者，曰符。

浑然问曰：但闻六阳时中沐浴，六阴时中沐浴，此理可明，但不知六阳时中时时有阴符，六阴时中时时有阳火，此理深微，愿求教训。

华阳曰：凡行周天之时，其后天之气有迥转之机，故在此迥转处，内藏阴符阳火之秘机，既有六阳六阴之限数，焉得一息而运至于天哉，纵运，亦不成周天之度，不合刻漏之法则矣。

浑然又问曰：弟子尚愚迷，不识阳火阴符之精微，敢再求指教。

华阳云：凡运火之时，后天气进，则谓之阳火，后天气退，则谓之阴符。凡阳火阴符沐浴归根者，皆是借后天呼吸之气，以为周天度数之法，则若无其呼吸，则不成阴符阳火沐浴归根矣。邱祖师云：运行周迥，自有经路，不得中气斡旋，则不转。又冲虚云：火候谁云不可传，随机默运入元元，达观往昔千千圣，呼吸分明了却仙。

又问曰：昔日达摩言：二候采牟尼，何为二候。

云：药生而往外，以用息采归沪为一候，药既归炉，封固又名一候。

又问曰：何为四候。

云：升降沐浴即为四候。

又问曰：何为之闰余。

云：即归根还于下丹田之处，故亦有温养沐浴之位也。  
　**冲虚子曰：凡一动则一炼而周，使机之动而复动者，则炼而复炼，周而复周。**  
　　此即言凡有炁之动者，必须炼之，则小周天之火容易止。如若不炼，则火不能速止，而大药亦不能发生矣。古云：运罢河车君再睡，来朝依旧接天根。

古皖山合封问曰：余自学道今已八旬，阳还自动，是何故也。

答曰：阳既举是未得火炼之过耳。

封曰：余得七悟师所传，运于周身四肢，运六回阳，六回阴，左运三百六十，有运二百四十，岂不是火工。

华阳曰：既是火工，八十因何阳还举，此非金丹，乃小法。是七悟师当初止汝之念耳。如此空运有何益也。

合封曰：金丹之道若何为哉。

华阳曰：金丹之道从阳生时，凝神入炁穴，鼓起橐籥之巽风，息息向炉中吹嘘，犹如铁匠手中抽动一般，风生则火焰，火焰则精化，精化则炁自生矣。采此生炁，升降往返谓之周天也。  
**又曰：积之不过百日，则精不漏而返炁矣。**  
　　百日是炼精之名目，但凡有二候之机来者，则百日可期。少而勤者，成之速。若中年，年迈而又不勤者，未可定其日期。凡有精漏者，则未成混尽通之道。如精不漏者，则精尽还成炁，不死长生之果得矣。太邑海会寺方文僧龙江问曰：以此自保守，可得楞严经漏尽通成否。华阳云：保守只名断淫心，淫身而已，知用火化则淫根方断，漏尽通自成，则不漏矣。然淫根者，即外肾也。若有举动，即有生死矣。  
**正阳祖师曰：果然百日防危险。**  
　　防危险者，防时至药生而神不及知觉，则错过矣，或不明起火之法，或昏睡而神不灵，此乃失于炁矣，或当进火而不进火，当退符而不退符，当沐浴而不沐浴，当止火而不止火，当归根而不归根，则失于造化之机，故曰防危险。  
**肖紫虚曰：防火候之差失，忌梦寐之昏迷。**  
　　差失者，皆因学人心不诚而意不专，若灵台洁净，火候明白，有何失乎。古人往往走丹者，皆因理未明而心不专，故有差失之患。梦寐昏迷者，凡学道之士，宜乎先养神，神纯自然灵觉。神若不纯，睡则生尘妄之心，故有梦寐走失之患矣。  
**石杏林曰：定里见丹成。**  
　　丹之所成者，是炁已曾圆满，外肾不举，丹光上涌，故有所见也。  
**正阳祖师曰：丹熟不须行火候，更行火候必伤丹。**  
　　丹熟是有止火之候到，故谓之熟。既知熟矣，当用采大药之法，则小周天之工法无所用矣。若再用小周天，丹不伤乎。  
　　**肖紫虚曰：切忌不须行火候，不知止足必倾危。**　　凡炼丹，若不知止足，必倾危之患也。昔日白玉蟾六十四岁下工，已到止火之候未及采药则已倾危矣。又邱真人到止火之候未防其险，则夜自走失。又曹还阳真人会亲，偶见此止火之景，未及采取，亦以走失元阳矣。故崔公云：受炁吉，防成凶，火候足，莫伤丹。所以紫阳云：未炼还丹须速炼，炼了还须知止足，若也持盈未已心，不免一朝遭殆辱。  
　　**此皆言小周天造化，火到丹熟止火之候也。**　　止者，不行升降也。然虽不行升降，时刻不可须臾离火，常常温火熏蒸，离则亦自走矣。  
**冲虚真人曰：有止火之景。**  
　　此乃止火之时采大药之候也。须求真师口授方能出炉，若无真传，不知采取之法，不知采取之时，故景不得矣。得真传，知采法，景到又不可不知也。若傍门认取眼光，静坐慧光，千百种光，则错之甚矣。若前此不知坎离交媾之法，丹田则无药，而外肾亦不能如马阴藏之形。纵有外光发现，此非丹田之苗也。盖属想妄而发矣。若真能成马阴藏形者，自有异常之景，故纯阳祖师云：曲江上，月华滢净。又翠虚篇云：西南路上月华明，大药还从此处生。俞玉吾云：西南属坤，坤为腹，药生于丹田之时，阳炁上达，丽于目而有光，故自目至脐一路皆虚白，晃耀如月华之明也。

**守阳真人曰：且待其景到之多而止，大药必得矣。又曰：初炼精时得景而不知，猛吃一惊而已，乃再静而景再至，猛醒曰：师言当止火也。可惜当面错过。又静又至，则知止火，用采而即得矣。是采在于三至也。今而后当如之。及后再炼，不误景初而止失之速，不待景至四而止失之迟。不速不迟之中，而止火得药冲关而点化阳神。凡有真修仙，真千辛万苦，万万般可怜炼成金丹，岂可轻忽令致倾危哉。**  
　　自古圣真不泄止火之真候，亦不泄采大药之真景，真候真景独赖冲虚，守虚二真人泄万古不泄之天机，今则尽泄矣。但后学无有不沾二真人之恩，此乃明言直论，不必重加注足。后学因缘，若至财侣双备，速早下工求取大药，炼炁化神。参明三至则大药可得。神可化而仙成矣。如或不透，再觅冲虚真人之秘文，参合宗之九章，则大周天之造化，其情无不明白矣。

此以上尽属调药炼精化炁成金丹之造化，而逐节工法之口诀尽备于此矣。但经中所言，后天呼吸之气者，必须师传，方敢自用。非是著于口鼻，亦非闭气于丹田。著此二者俱属于傍门，非金丹也。凡借后天之息以为吹嘘逼运者，是炁穴之内，有生机之动者，因此而调息，既调炁穴内之真息，而后天之息则自然而至于炁穴，相兼相连以同动矣。然古人或以单言后天之息，则先天之息无有不得其机而妄用后天，或单言先天之息，则后天之息无有不借其机而能用先天，故先后原有兼连之消息。凡调息之时，其神专重于先天之炁内，以熔化行住起止，不过借后天之息，以为熔化行住起止之权。先天之炁既有生机，若不得后天则先天亦不能自熔化行住起止矣。凡四方有学道之同志者，果知造化之机，不问先天与后天，若临时能用消息二字者，则先天后天有不待辨而能自明矣。  
　　**此以上皆言炼精化炁成金丹之元功，风火同用之妙旨，尽在斯欤。余不敢谓此集为自论之妙道，然皆会萃先圣之真传，即后来万劫高真用风用火之根本，使见之者，即了悟契合仙佛之真旨，成己成人仙佛之果证矣。**  
  
效 验 说 第 七  
  
（ 尽 言 小 药 产 景 ）  
  
　　**华阳曰：以前六章，药物、炉鼎、火候无不表明矣。但药产之景尚有未全，此篇重以发明，愿有志之士早成大道。是余夙所怀之志也。**

**且药产之效验，非暂时可得。至真之道，在乎逐日凝神返照炁穴之工纯熟，而后有来之机缄夫。或一月元关显露，或数月丹田无音，迟早各殊，而贵乎微阳勤生，不失调药之工夫，则药产自有验矣。**

**且炁满药灵，一静则天机发动，自然而然周身融和，酥绵快乐，从十指渐渐至于身体，吾身自然耸直，如岩石之峙高山，吾心自然虚静，如秋月之澄碧水，痒生毫窍，身心快乐，阳物勃然而举，丹田暖融融，忽然一吼，神炁如磁石之相翕，意息如蛰虫之相含，其中景象难以形容。**

**歌曰：奇哉！怪哉！元关顿变了，似妇人受胎呼吸，偶然断，身心乐容腮，神炁真浑合，万窍千脉开。**

**盖此时不觉入于幻冥，浑浑沦沦天地人我，莫所知之，而又非无为。幻冥之中，神自不肯舍其炁，炁自不肯离其神，自然而然组结一团，其中造化似施似翕，而实未见其施翕；似走似泄，而实未至于走泄。融融洽洽，其妙不可胜比，所谓一阳初动有无穷之消息。少焉恍恍惚惚，心已复灵，呼吸复起，元窍之炁自下往后而行肾管之根，毛际之间痒生快乐，实不能禁止，所谓气满任督自开。又云：运行自有径路，此之谓也。迅时速采烹炼，烹炼复静，动而复炼，循环不已。少年不消月余，中年不过百日，结成金丹，岂不乐哉！**  
　　此一篇故不当安于此效验，原是调药后之事，理当安于调药之下。因句法多之，故耳读者当默会于调药之下。假若有些效验，不可认为怪事，即是药产之真景，当自保护真种矣。  
  
总 说 第 八  
  
　　**夫金丹之道，从静而入，至动而取。若不静则神不灵，而炁亦不真于此。妄炼即属后天，与先天虚无金丹之道不相契也。**

**盖静者，大道之体，造化之根。唯静则可以炼，不静则识性夹杂，终与道相违矣。故幻丹走泄，而道不成就者，皆由未静而夹于识之过也。夫静者，静其性也。性能虚静，尘念不生，则真机自动。动者，非心动，是炁之动也。炁机既发动，则当以静应之。一动一静，不失机缄，是谓调药，是调交合，行乎造化，性命双熔，是谓真旨妙用矣。苟或专以静而不识动，或专以动而不复静，皆非正理也。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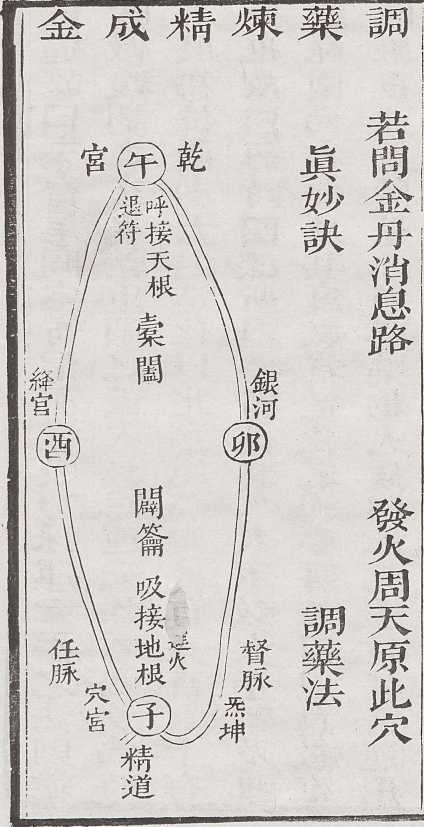
**次当明其药产老嫩，老则炁散不升，嫩则炁微不升，务在静候，动旺始采，是谓当令。故曰：时至神知。以顺行之时候，即逆行之时候矣。故又曰：药炁驰外，则外别有景。**

**前所谓调药用之日久者，是为虚耗之躯言之耳，若壮旺之体，只于运周天之当时调之，不用日久。若调之日久，不运周天，则阳极而精满，满则又溢矣。不知法则活而诀则一，故童贞只用大周天，不必用小周天，壮旺之体，虽不可不用小周天亦不必调之日久，只候药产景到时调其老嫩，凡元炁一动，伺阳之长旺，即当采封，运行周天，运而复静，动而复运，循环不已，是谓之进退行火，是谓之采取周天也。勤行不惰，道有何难哉。**

**故曰：丹田直至泥丸顶，自在河车已百遭。又云：以虚危穴起，以虚危穴止，盖虚危穴即任督二脉之交处，立斗柄，运河车，皆由此而起止。故冲虚曰：起于是，止亦于是。**

**且运必假呼吸而吹之，若不以呼吸吹嘘，则神炁不能如法。似有似无，合乎自然，相依之运行。盖行以神为之主宰，不见有炁之形迹。元炁乃无形之行，随元神之运行，听呼吸之催逼，故曰：夹脊尾间空寄信。**

**而呼吸乃采运元炁之法则，逆吹微缓谓之文火，紧重谓之武火。数息运元炁者为爻，为时，为度，为位。而周天之造化，以此为规模，非真有三百六十有余也。故曰，每时四揲所以然者，使其水火不致太过不及也。是范围元炁而成其度数，为造化之总序耳。故曰，以息数定时数也。**

**或又问炉鼎，道路，药物，火候，曰：能此虚危，任督运用，即炉鼎，道路。明此阳动升降，即药物，火候，而道即在是也。除此皆非正理。尽属签蹄惑人矣。借签蹄获鱼兔，谓筌蹄为鱼兔，则误也。去签蹄专鱼兔，朝采暮炼，自然精化炁足，丹成景至，再行向上工夫炼炁化神，超凡入圣，出走千百亿化身，皆可由此书而上达矣。**  
调 药 炼 精 成 金 丹 图 第 九  
  
图 说 第 十  
  
　　**金丹之道前八篇已尽之矣。尚恐学者不知窍妙，故备此图以补全书之要诀。愿有志者，一览无疑，不为旧图所惑。庶知阳生在此，调药在此，鼓巽风在此，药产在此，采取在此，归炉在此，驾河车在此，还本复位在此，金丹造化之元功莫不在此矣。**

**然窍本无形，自无而生，有则谓之元关，中宫，天心，其称名固不一也。夫虚无之窟，内含天然真宰，则谓之君火，真火，真性元神亦是无形。静则集氤氲而栖真养息，宰生生化化之原。动则引精华而向外发散，每活子时，二候之许其窍旋发旋无。**

**故曰：元关难言，其炁之行，后通乎督脉，前通乎任脉，中通乎冲脉，横通乎带脉，上通乎心，下通乎阳关，上后通乎肾，上前通乎脐。散则透于周身，为百脉之总根，故谓之先天其穴，无形无影，炁发则成窍，机息则渺茫。以待成全八脉，则八脉凑成共拱一穴，为造化之枢纽，名曰：炁穴。**

**譬如：北辰居所，众星旋绕护卫，即古人所谓窍中窍也。窍，即丹田。上乃金鼎鼎，稍上即黄庭。窍下即关元，古谓上黄庭，下关元是也。关元下即阳关，亦名命门，乃男女泄精之处。肾管之根由此而生，但黄庭，金鼎，炁穴，关元四穴俱是无形，若执形求之，则谬矣。又谓夹脊两肾中藏元炁，则亦谬矣。此书图之所作，实发古人所不尽泄之旨，而又有以辟其诞妄也。** 

顾 命 说 第 十 一  
  
（ 此 炼 己 立 基 之 首 务 ）  
  
　　**夫顾命者，乃是收视返听，凝神聚炁之法，岂有他术哉。古圣有言曰：命由性修，性由命立。命者，炁也；性者，神也。炁则本不离神，神则有时离炁。俞玉吾云：心虚则神凝，神凝则炁聚。欲其炁之常聚而不散者，总在炉火勿失，温养其元，使神炁如子母之相恋。**

**左慈云；子午顾关元。元即命之蒂也，若不顾守，则火冷炁散，久而命亡矣。黄帝云：存心于内，其炁自然冲和不死。故性命二者不可须庾相离也，离则属于孤偏矣。崔公云：十二时，意所到，皆可为。混然曰：无昼无夜，念兹在兹，常惺惺地动念以行火，息念以温养火。**

**玉蟾云：神即火，炁即药，以神驭炁而成道。即以火炼药而成丹。有药无火则水冷，而炁不生。火养锅底则水暖，而炁自腾。**

**古云：火烧苦海泄天机，红炉白雪满空飞。雪，即炁也。故炁因火而升，火因风而灼。十二时中，迥光返照，刻刻以无烟之火熏蒸，使性命同官，神炁同炉，绵绵息息，似有似无，内外混合，打成一片。**

**黄帝曰：火者，神也。息者，风也。以风吹火久炼，形神俱妙，人能如此，何忧命之不固也。**

**夫命之元炁，乃月魄。神之灵光，乃日魂。以魂伏魄，则先天之炁自然发生。人多不测造化，盲修瞎炼，性命各宿，孤阴寡阳，自谓长生得道，而不知其违道甚远也。**

**夫修炼者，方入室之时，当外除耳目，内绝思虑，真念内守，使一点元神浑浑沦沦，随其形体荣枯，听其虚灵自然。融，然乎流通，湛，然乎空寂。于此常觉常悟，冥心内照，防其昏沉，昧乎正念。**

**参同契云：真人潜深渊，浮游守规中。规中指玄关一窍也。然又不可执著，以致真阳不生，其妙总在不急不怠，勿助勿忘而且。**

**清静经云：空无所空，寂无所寂，真常应物。果如此，则神炁浑然如一，恍恍惚惚若太虚。然古云：先天一炁从太虚而来者。即此也。夫机之末发，静以俟之，气之既动，以神聚之，而顾命之旨尽在斯矣。**  
  
风 火 炼 精 赋 第 十 二  
  
（ 总 言 大 小 周 天 ）  
  
　　炼者，造化之工。精者，变化之源。

火因风而焰灼，精得火以熔熔。

勒阳关谓之调药，摄炁归即是还元。

察其机，煅谷精而调燮；辨其候，运百脉以归源。

会其源则神炁相依，鼓其风则真精朝元。

夫精者，乃天地之源，造化之本。

逢时节而旋机动，得火以磁恋，达关窍而流变泄，吹风则还壶。

是故坎宫森布，元神摄而徘徊。离中橐籥，真炁旋而运转。

炉内火逼，白虎朝于灵台；鼎中水融，青龙游于深渊。

阳关禁闭，元窍门开。

果然风火既同炉，久而水暖自生霞。

月华吐则汞引铅而铅引汞，日精射则蛇交龟而龟交蛇，

造化之变迁兮，待静观动。药物之老嫩兮，伺机听命。

杳冥中起，恍惚中迎。

自无炁而生炁，本无名而喻名。

知其时者能夺天地之真炁，顺其机者即有升降之法程。

薰之炼之，则超凡而入圣品；食之檀（“木”应为“饭左”）之化枯骨以登太清。

嗟呼！今之学者，

奔山驾海，坦坦之大路偏过，劳形兀坐，赫赫之明珠抛播。

利驰而名谩，德薄而垢重。

识性以妄谈，去正而归左。

彼夫道本至近，情隔遥偏；理自不远，性失违天。

殊不知精者，炁之融；风者，息之源。

火者，神之灵；炼者，会之坛。

以风而扇火，则老还少而形长存。

以炁而留神，

以神而运息，则情复性而神自纯。

自然可与赤松彭祖之优尊。  
  
禅 机 赋 第 十 三  
  
（恐后世学禅者，不明佛之正法，反谓吾非禅道，故留此以为恁证耳）  
  
　　道者，化育天地。法者，返本还元。

柄动静而同用，随有无而自然。

体本来之真觉，威音恍惚；持无生之妙用，极乐幽元。

显优昙之家风，秋水皎月；隐惠能之法语，春雾藏烟。

是故浮云散而天心现，蒙雨开而壁峰存。

潭水清兮澄月澈，黑漆熔兮物形明。

情寒而禅心定，意灰而性朗清。

若夫，黄芽白雪，当求元关之妙义；地涌天花，即凿混沦之面目。

会则有，散则无；出为尘，入为默。

有情下种，乃如来之妙用；无法枯禅，即道人之顽空。

水清月现，达龙宫而演法；风传花信，坐竭陀而受供。

朗朗兮皆拱北，荡荡兮尽归东。

降蚊龙于北海兮，烈焰腾空；伏猛虎于南山兮，洪雨普济。

博虚空而作块兮，刀兵奚伤；收毫芒而藏身兮，鬼神莫测。

展，则包罗天地；定，则入于微尘。

悟之者，顿起上乘之法；迷之者，带了六道之根。

禅固自参，无非一念之定静；机由师授，能吸法水之鸿滋。

正法眼藏，尽隐祖师之秘旨；涅槃妙心，微露如来之浅辞。

由是能宣漏尽之法，方称马阴之师。

尔乃，机未有时，非顽空而长坐。禅主斗柄，见明星而团旋。

灵台极乐，通行菩提之坡。净土家乡，秘锁慧命之奥。

教外有因，不明元机，苦劳累世魔娑；谩守三更，强留一宿，暗通密印关锁。

识重智少者，则曰：不然不然。突然朗见者，乃云：如是如是。

慧性灵而道眼开，头头尽是。魔王迷而法窍闭，处处皆偏。

人有迷悟，佛无先达。

达之者，融会天机。迷之者，执定死禅。

打七跑香，即禅和夙业之责；黄花翠竹，乃高人得意之时。

千里因缘若至，方晓禅外之规。

偶逢决破铁牛血，笑杀禅机有两期。  
  
妙 诀 歌 第 十 四  
  
（ 大 小 周 天 ）  
  
　　大道渊微兮，现在目前。

自古上达兮，莫非师传。

渺漠多喻兮，究竟都是偏。

片言万卷兮，下手在先天。

有名无相兮，元炁本虚然。

阳来微微兮，物举外形旋。

恍也梦觉兮，神移入丹田。

鼓动巽风兮，调药未采先。

无中生有兮，天机现目前。

虎吸龙魂兮，时至本自然。

身心恍惚兮，四股酥如绵。

药产神知兮，正是候清源。

火逼金行兮，橐籥恁巽旋。

河车运转兮，进火提真铅。

周天息数兮，四揲逢时迁。

沐浴卯酉兮，子午中潜。

归根复命兮，闰和余周天。

数足三百兮，景兆眉前。

止火机来兮，光候三牵。

双目秘密兮，专视中田。

大药难采兮，七日绵绵。

蹊路防危兮，机关最元。

深求哀哀兮，早觅真传。

择人而授兮，海誓相言。

过关服食兮，全仗德先。

寂照十月兮，不昧觉禅。

二炁休休兮，性定胎园。

阳纯阴在兮，雪花飘迁。

超出三界兮，乳哺在上田。

无去无来兮，坦荡逍遥仙。

夙缘偶逢兮，早修莫挨年。

休待老来临头兮，枯骨无资空熬煎。  
  
  
论 道 德 冲 和 第 十 五  
  
　　道高龙虎伏，德重鬼神钦。斯言也，盖道以载德，德以植道也。夫道者，德之用。德者，道之体。人能明乎其德，而天性自现；体乎其道，而冲和自运。是之谓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也。

盖人禀虚灵，原本纯静，至德体纳，大和浑然一团，天理一发，皆能中节，何劳修乎。但人被情欲之私所隔，忘本逐末，竟昧其真。故元和之正炁，纯静之天心失矣。所以，圣人表虚极而养已德，论易理以明天道。则尽性致命之学，可以穷神知化矣。

然学者欲体乎道德，当寻来时之消息，而穷本然之根苗。欲探造化之机缄，须察迟促之景象，则临时有把柄，而无危险之患。然后得入道德之门，可造冲和之境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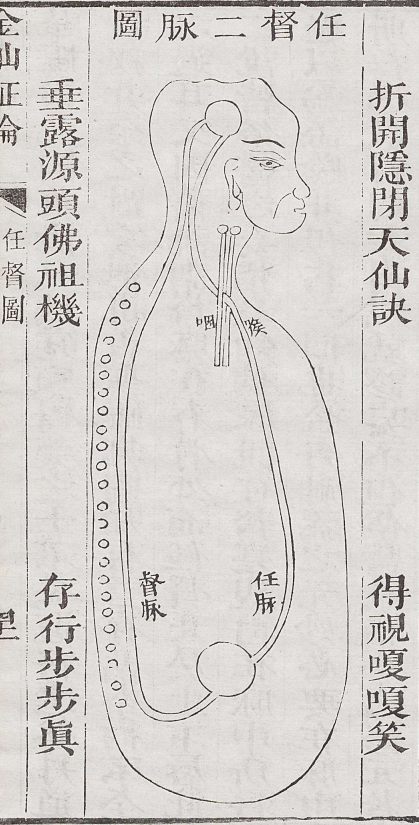
盖至人能权动静之消息，须用智慧而混然无我，故能默运化育之道，长定中正之理。活活泼泼，则随中极之冲和，而充塞乎两间，达逍遥之境，乐无何有之乡。大至默默，还乎无极，此乃至人之大德也。

苟内怀私欲，外沽名誉，假善法以遮两暗，取泥水之资，非为无德，实贼德也。唯天地滋万物而无心，圣人顺万物而无为，亦何期德之洋溢乎。古圣云：德者，性道中求之耳。夫德非道则无著，道非德则无主。道外觅德其德远矣。培德体道，其功切矣。故曰：天心居北极而众星拱，东海纳细流而百脉归。人若能静心养炁，何虑道德之不成哉。

吾尝自内观而无心，外觅而无体。飘飘乎，寻之不得。恍恍乎，觉而虚灵。似鱼之随水，如雾之笼烟，一派冲和，萦卫天地。但人不能深进，故本然之道昧却矣。纵元文奥辞，无非回头三昧，又乌能尽道德之本然，明作用之精微，解冲和之奥妙哉？  
  
火 候 次 序 第 十 六  
  
（ 尽 言 小 周 天 ）  
  
　　夫道从炼已起手，次下手调药，既了手，行周天，三事非一也。已熟，或坐或卧，不觉忽然阳生，即回光返照，凝神入炁穴，息息归根。以神炁欲交未交之时，存神用息，绵绵若存，念兹在兹，此即谓之武火候。神炁既交，阳炁已定，又当忘息忘意，用文火养之。不息而嘘，不存而照，方得药产。但忘息，即不能以火薰之；但用息，即是不忘。息无不泯之谓嘘，欲嘘不觉之谓忘。但用意，即是不忘；但忘，即不能以意照之。古云：心无不存之谓照，欲无不泯之谓忘。忘与照，一而二，二而一。当忘之时，其心湛然，未常不照。当照之时，纤毫不立，未常不忘。是谓真忘，真照也。此即谓之文火矣。文火既足，夜半忽然药产神知，光透帘帷，阳物勃然而举，即当采封运行。采运之时，存神用息，逆吹炁穴，谓之武火也。封沐归根，即用上文，文火之法，照顾温养之，谓之文火矣。但不在交媾与周天之时，俱是用文火之法，以时刻温养之，而炼已之工，亦是用此法，不然不能还虚。

然阳生谓之活子时，而药产亦谓之活子时，两段工夫当明次序。而运周天谓之周天之子时，用火调药炼药谓之火之活子时也。

然候者亦非一说。不论阳生及药产，但有炁动者，即为一候，以神用炁又为一候，此乃神炁会合之二候也。又曰：阳生为一候，而药产又为一候，此乃药炁所生之时节之二候也。故曰：二候采牟尼者，即此也。药炁既产，往外采归炉为一候，而炉中封固又为一候，亦谓之二候采牟尼。升降沐浴谓之四候，总谓之六候。此乃周天一时工法所用之六候也，候虽多，亦不必执著。不过是阳生调药，调到炁满药产时，采归运行，子午卯酉，归根即是也。然其中候，法亦要明白，当用呼吸变文武火之时候不明白，则文武不能如法。所谓火候不传者，非不传也，即此难言也。夫火是火，候是候，岂混而一言之，其中文武火候，逐节工法，师所传之口诀，尽备此书。

余虽为僧，自幼觅此道，励志江湖三十余年，方得全旨，后人有缘遇之，不要三日，即明乎斯道，则不为诬徒所惑矣。  
  
　　华阳云：此篇重所言候者，非余之好事也。因群书所言候者，前后混杂，则令人实难悟。余前文虽表六候者，尚不能诀人之疑，故添此篇，以决同志读群书候之疑病也。  
  
任 督 二 脉 图 第 十 七  


华阳曰：此图直泄玄机。实愿得药之士不失运行之路。丹道最秘，非余之敢妄泄也。古圣虽无图，却有言存留，奈何不全之过耳。又因旧说谓督脉在脊骨外，而任脉止于上下唇，此二说皆俗医之妄指，岂知仙家说任督，实亲自在脉中所行过，以为证验，非但行一回也。金丹神炁之元妙，必要在脉中所行过数百回，方得成就。谬妄不但俗医乱指，今之修元者，亦此谬妄乱指，愈加纷纷。苟不亲自领会境遇，妄意猜指，浅学信受，误丧励志，岂不痛哉！故余将师所授之诀，以亲自领会之熟境，画图以证其非，然而此图一出，游方之士与那假道学则无容身之地。  
决 疑 第 十 八  
  
　　僧豁然七问  
　　问之一，曰：弟子愚暗，蒙老师传授火化断淫之法，行四个月得景。海中火发，对斗明星。又蒙传授法轮常转之密语，行持五十日，淫根自断，永无生机。反照北海，犹如化银之光，其光浩荡射目，自知成舍利子矣。弟子昔在打七一门，不见成道，反人人吐血，是何故也？  
　　答曰：自如来开化西天，二十八祖，东土六代，并无此门，乃僧高峰门人诬捏，坑害后人。况高峰所习是闭息之傍门，何见得也。高峰自曰：忍气急，即杀人。云吐血，因跑香。忍气伤其脏腑，坐打香板，伤其脊络。就是卢医、扁鹊，莫能救之。  
　　问之二，曰：参禅问话头，不见成道，何也？  
　　答曰：如来有所问试者，是看学人，性道明与未明，明则教外别传慧命，不得慧命，无所成也。  
　　问之三，曰：专念经念佛，不见成道，何也？  
　　答曰：经路，镜也，佛名，字也。譬喻考试官欲取第一名，求圣人唱四书可进否？六祖云：东方人造孽，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造孽，念佛往生何方？  
　　问之四，曰：我释教参禅人，灰心长坐，不起欲念，凡有走漏，不能成坚固之体，是何故也？  
　　答曰：为人至十六岁，关窍开。既开，无有不走漏之理。况且念经伤其中气，枯坐，心肾又不能交会，走漏格外多矣。所以近代出家人反得疟症，水枯，吐血，枯目皆谓此也。坚固，实有火化之法。譬喻，铛水在上，灶火在下，水得火自然变化为炁矣。如来云：火化以后，收取舍利，实有真传也。  
　　问之五，曰：今之参禅人而不问走泄之事，自信修道可得成道否？  
　　答曰：天上未有走泄身子之佛祖，走泄一回，与凡夫交媾一回其理一也。故无所成矣。  
　　问之六，曰：佛是何法起手？  
　　答曰：佛以对斗明星起手，对，即中华返现是也。斗，即北斗丹田是也。明星，即丹田元炁发晃是也。不对斗明星，万万不能成道。释教下手一著最秘，吾今全露，尔当默思默思。  
　　问之七，曰：今之释教传法，得者以为出头。自称为大和尚，可是真法否？  
　　答曰：得者，如梦得金。称者，如戏台上汉高祖、楚霸王，何曾有实也。自达摩六祖以口传心授，故五祖云：密附本音。今之所传纸上，传某僧、某僧，之名为传法，志者观之，嘎嘎一笑而已。  
　　王会然七问  
　　问之一，曰：弟子蒙老师传授，下手工夫修炼两月，得药产之景。又蒙传授周天之口诀，行运三月，外肾不举，丹田常自温暖，自知丹成矣，不知别门亦有可成之理否？  
　　答曰：不得神炁交合，产出真种万物，所成或有行之专者，无非卻病。所谓万般差别法，总与金丹事不同。  
　　问之二，曰：有一先生自言得药产之景，能以升降；又长坐数十年，凡有走漏不结丹，何也？  
　　答曰：虽得药产，不知火候。虽是升降，不知阖辟度数，强运，故不结也。  
　　问之三，曰：有一位言，教人凝神入炁穴，阳生之时，后升前降，不结何也？  
　　答曰：不知起手之法，无药先行，升降水火煮空档，故此不结也。  
　　问之四，曰：有一位言，阳生之时，以舌抵住齿，往上提之，吞津降下，不结何也？  
　　答曰：此阳乃微阳，非药产之阳，升降无用。况又不知道路，乱提，起邪火，必得吐血之症。吞，乃有形之物落于肠，出二便，有何益也。  
　　问之五，曰：有一假道人，教人阳生时，用息采之，一息采，一息封，谓之二候，左边上，右边下，一息一转，谓之一周天，不结何也？  
　　答曰：此一非傍门，乃未得诀者。自诬造作，此言论哄愚夫耳。真人云：凡流不知道运行，由五脏而循环，非周天也。故此不结矣。  
　　问之六，曰：专凝神在炁穴，能出阴神，不结丹，何也？  
　　答曰：不知阳生用呼吸之法，故不结也。  
　　问之七，曰：不打七亦吐血，得疾病，何也？  
　　答曰；误信盲师之过耳。冲虚祖师云：外道邪法，行气必至有病。何以为病，升提太迟，重则提为邪火，其病头晕，病目赤肿医障，病咳嗽，痰火吐血，病痛疮等症。若降下而迟，重则逼沉精气贯入肾子，为疼痛偏坠病，腹胀水蛊胀病等症，上下两病皆致人透死。  
　　了然五问  
　　问之一，曰：弟子傍门外道，不必问矣，愿闻正道之火候。有钟离云：乾用九，坤用六。可是此理也？  
　　答曰：而名是法不是。  
　　问之二，曰：冲虚谓子行三十六，午行二十四，可是此理也？  
　　答曰：而名是诀不是。  
　　问之三，曰：真人谓阳爻一百八十，阴爻一百二十，可是此理也？  
　　答曰：而名是事不是。  
　　问之四，曰：许旌阳谓阳用二百一十六，阴用一百四十四，可是此理也？  
　　答曰：而名是火不是。  
　　问之五，曰：其四非也：  
　　答曰：道，最重在口传，不得真传，四皆非矣。如果得真师，其四俱真，不但四真，千真万圣俱合此火之玄妙，而三教成道者，亦此火之玄妙。  
  
危 险 说  
  
（ 此 言 下 手 调 药 及 小 周 天 事 也 ）  
  
　　华阳曰：学道者，外道纷纷及其成功未有一人，何也？不得性命之真传，分门立户，俱是妄为。且今之悟性者，不识先天之性，落于后天之识性。今之修命者，不识先天之命，落于后天之渣滓，是故无所成也。  
　　**盖不知其中性命之修持。**  
 离中之灵，曰性。坎中之炁，曰命。奈何灵之进出无时，炁之生而外耗，性命不能自合矣。故祖师教人，以离性去制坎命。当其际，敛收微细之灵念入于动炁之所，用巽风吹发其中之火，煅炼此后天之性命合而为一，则先天之性命自然发现矣，故曰修持也。  
　　**危险之防虑。**  
　　防之者，防其阳生不自灵觉、归炉之后恐精之未化、阴气来役不会煅炼、或神光失照、或呼吸失嘘、或药产不知、或升降昏沉散乱、或丹成而不知景、或温养失宜、或不采大药等法是也。故古人谓：百日防危险，诚哉，是言也。  
**以错修错炼之妄为也。**  
　　盖不知金丹之诀，总是妄为。所以古人云：任他万般差别法，总与金丹事不同。  
**或者闻其性命之门户。**  
　　夫门户者，乾坤也。乃先天之源，内含乎四象，故参同契云：乾坤为门户，坎离为药物，即此意也。  
**正理不明，根源不透。**  
　　正理根源，即性命也。愚昧夙根，于道无缘。或于邪师，向外求道，皆非己之根源也。  
**入于旁门。**  
　　无数门户，总不知自己之性命，故皇经云：三万六千种道，以释来者之心之谓也。  
　**执于一边。**  
　　且如今之修性者，不修己之命，则淫根不断，常自下漏，与凡夫一般，真可惜矣。又有学习吞津液，以弄运后天者，不知玄关之消息，阖辟之机旋，虽若知修持，亦可惜矣。  
　**虽曰归道，奈性命不合，神炁不交。**  
　　且性命神炁一也，不会交合，则无真种子矣。  
　　**纵自修为。**  
　　不识性命之交合，犹自以苦身心，如隔靴搔痒，有何益乎。  
**真元暗耗。**  
　　盖阳炁生时，不知采取归炉，炁焉有不耗于外乎。  
　　**终归于无所成也。**  
　　到头总是空劳矣。  
　　**或有夙缘相逢，言语相投，知乎调法。**　　夫调法者，是活子时所来之际，用风火之工也。其中有文武，不知逐节，亦无所用矣。  
**未能彻乎精微。**  
　　且精微者难言也。能自行持玄关之精炁神三者，以此不相离、不相执，知乎轻重转弯抹角之用法者，则妙诀得矣。  
　**炼己之生浮。**  
　　心不纯熟。  
　**行动之沉睡。**  
　　不自灵觉。  
**及至阳生时。**  
　　活子时来。  
　**迷而不自觉灵。**  
　　当面错过。  
　　**炁薰形起。**  
　　玄关炁之融暖，则外肾举矣。  
**昧却采工。**  
　　因睡之过耳。  
**炁之极动，变而外施。**  
　　元炁融极之时，不采则自欲出关，变为后天矣。  
**既无主则无所留。**  
　　主者，神也。留者，息也。采工全赖神与呼吸之能也。炁既无神息之工，安能自住哉。  
　　**拱关一旦泄去。**  
　　出阳关矣。  
**安有药之可调可炼乎。**  
　　心之不诚，意之不专，反谓炁之不住，乃愚夫矣。  
**且既知乎灵觉之调法。**  
　　灵者，神也。觉者，知也。法者，以神用呼吸摄元炁皈炉烹炼之工也。  
　**而又无所成，何也。**  
　　夫丹法有文武，若以混用，则亦无所成。  
**盖不知其中丹法之逐节火候之次第。**  
　　逐节次第，必要得真传授，方敢无疑自用。如阳未生之时，存之以神，用之以息，长教绵绵不断，息息归根，乃文火之工。即古所谓炉中火种也。及其阳生，以武火采之，是用神用息而重之，即古曰勒之之谓也。且皈炉之法者，亦是神息之相守，相住，文火之谓也。若夫炉中之锻炼者，即动之以意，鼓之以风，乃武火之工也。即古所谓化精成炁矣。至炼后而温养者，文火也。不得真传，则不知此中之妙也。  
**是以盲修瞎炼。**  
　　且学道之粗心人，闻师一言，便以此为自得，不虚心求于精切，及至修时，工法已错乱。  
**不知调药者。**  
　　乃起手之法也。  
**武火采之。**  
　　武火者，用息摄炁之法也。且炁之生而下行，不自逆而上行，欲逆而归乎其源者，非息之招摄，无能还乎其炉矣。故曰：降中升，升中降，即谓之阖辟之机。又曰：往来不穷。所以五祖师云：阖辟不明，不能采药皈炉，即此之谓也。  
**武火炼之。**  
　　武火者，即上文阖辟之机也。紫霞问曰：炼法之中而又有阖辟，何谓也。曰：阖辟者，即采药，炼药及周天之秘机，乃仙佛之密言，不得此中之妙，则丹无能成矣，故古所云：大有大阖辟，小有小阖辟，即此谓也。阖辟者，乃鼓风化精之具，故曰：鼓巽风，运坤火。又太上云：天地之间，其犹橐籥乎，即此之谓也。  
**文火养之。**  
　　文火者，吹嘘之养也。紫霞问曰：吹嘘岂不是阖辟乎。曰：尔所见错矣。吹嘘乃后天之气也。阖辟即先后二炁之机也。又问曰：昔朱子调一呼一吸，谓之阖辟，乃后天之说也。非大道精微，至妙至妙之玄机也。请问曰：至妙可得闻乎？曰：阖辟者，乃大道，二炁相动相应玄关中之消息也。有四个往来，故曰：往来不穷。若以一呼一吸两个往来为阖辟者，则有穷焉，非真玄关也。又问曰：吹嘘与阖辟何所分别？法曰：吹嘘者．神炁不动之义也。阖辟者，神气俱动之意也。夫阖辟之神炁，又在乎动与不动之间耳，若出乎玄关之外动者，非炼药之阖辟，神炁亦不能相交相合，孕为真种。如凡夫欲生子，雌雄在外鼓舞，岂不愚乎。  
**忘火以待其自生之故耳。**  
　　夫文火温养之后，浑然静之，使阳之再生也。  
　　**且既明其逐节，晓其炼法，何以张脉偾兴。**  
　　此乃以前用风火不到处，阴气阴精发生，为走泄之坏景，速用武火煅炼，炼到无此景象，方保无事。  
　　**无意之欲起。**  
　　此亦是阴精在丹田内作怪，使心君妄动，搅乱主人之故耳。即当用阖辟之法，鼓动炉内真火化此阴精，是谓秘密天机，救命宝法也。故虚静天师入火镜云：欲心一起，速用武火煅炼是也。  
**种种阴魔阴怪来搅。**  
　　魔怪者，或现鬼神，龙虎等类是也。  
　**或沉寐时外阳不举竟自泄之，又何故也。**  
　　此亦炼时用风火少之故耳。若勇猛之士信得，以及风火用之，已到工夫不息，则断无此事矣。  
**此乃火候用不到处，尽是阴气变幻，不识此时用武火，鼓巽风煅去阴气之法也。**  
　　如还遇有坏景之来，即再用武火炼一次，永保无事矣。  
**且夫真修之所为者，外若痴若愚，内安然逍遥。**  
　　故曰：大智默默，无向之乡。  
　**最忌身之劳碌。**  
　　古人云：欲静其心，先静其身，诚然也。  
　**心之外驰。**  
　　古人云：神一出便收回，谓炼也。  
　**苟不勤慎则炉火断而不续，失其文火。**  
　　盖文火者，存之其神，用之其息，绵绵息息，皈根之法也。平常既失此法，焉能留其炁哉。  
**炁既无主而无所钩。**  
　　主者，神也。钩者，息也。  
**不落下而变为后天者，未之有也。**  
　　夫炁既无神息之工，则自然变而为有形精，故凡人无欲念而亦走泄者，无此火炼之故也。  
**此皆因当其际不知有武火为救护命宝之法也。**  
　　益当劳碌外驰之时，凡有所劳，必当速以炼之，故曰：忙里偷闲调外药，即此谓也。  
**盖其精泄去，其炁亦泄之。**  
　　精炁本一也，故阴符经云：真炁即在阴精之内。  
**安得不谓危险哉。**  
　　一场空劳。  
  
 **夫采取明乎二炁。**  
  
　　夫此采取者，即是调外药之采取外药也。二炁者，先后二炁也。先天之炁以得后天之气招摄，方能皈炉，故守虚真人云：先天气不能自皈炉，以后天之炁采之，即此谓也。  
**阴蹻知乎道路。**  
　　阴蹻者，乃摄精之路也。正在谷道前，膀胱后，上通乎丹田是采药，炼药之道路，故张紫阳八脉经云：阴蹻一脉，诸圣秘之，高人藏之，乃仙佛采药之所。又马天君解大洞经云：一阳初动之时，运一点真汞于脐下以迎之，即此泄尽矣。学者不可不察焉。  
**是为勒阳关之法也。**  
　　夫阳关者，即上文道路之口是也。  
**若夫皈炉之后，不知回风混合。**  
　　盖回风者，回旋其呼吸之气，以逆吹之。  
　**锻炼之法者。**  
　　煅炼者，即上文回风之法也。能自回风，则炉内神炁亦能自混合为一者矣。故我冲虚祖师云：神虽宰炁，未知其炁可宰否，以回风混合之。又心印经云：回风混合，百日工灵。即此谓也。  
　　**其元精与阴精。**  
　　元精者，即元炁也。动为元精。阴精者，饮食之精也。此精最作怪，必假神炁二火合为一火，在炉内鼓动巽风炼化此精。故数云先生云：用丹由自然之呼吸炼之，苟不得此诀，则精不化。  
　　**依旧藏而不化**。  
　　在丹田内。  
　**阳之暂伏，顿然又生。名虽调药，实不知炉中调法。**  
　　法即前文炉内鼓巽风也。  
**然后阳之复生者。**  
　　外举肾。  
　**竟将以前未化之精拱而射之。**  
　　泄矣。  
**则其药之无所产。**  
　　既无真种，则不能行周天之火也。  
**不思己之精不返，谓师之诀不真。**  
　　自生退。  
　　**何不悟之甚也。**  
　　此以上尽言调药之法也。  
　　**且药产薰炉之际。**　　真炁在丹田内自交欢融暖鼓动矣。  
　　**危险大矣哉。**　　此处不知正念相就相翕之法，必失其交会之机也。  
　　**彼愚昧。**  
　　因自昏沉不生正觉之故耳。  
**不早自提点。**  
　　夫既调药，早早提点药产之景来。  
　**贫著其乐。**  
　　此乐者与凡乐大别。若不知此处交合之法，则失其炁之交机，空费炁之欢翕。譬如凡妇之活子时来者，其炁暖融，正在无止无底之际，欲想交合而失其丈夫，岂不成孤伶乎。此是失其生机故耳。  
　**内失其照。**  
　　此即上文神不去交炁之意。  
**已交将别之时。**  
　　既知此处神炁之交合是谓真种，古仙谓之天然交。又当明此处采药之候，若不知此候者，是名有候无火，丧失止在半息之间，岂不危乎。  
　**若不即生复觉者。**  
　　此教人即速用灵念采之。  
　　**则昧卻采工矣。**　　上文言用灵念采之，此又言采工，实有异也，盖念止能宰其炁，不能摄其炁皈炉，故以神用呼吸采其炁也。  
　　**所产之真种。**  
　　即真炁也。  
**不能自皈炉。**  
　　炉即下丹田是也。  
**洋洋乎。**  
　　正在恍荡之际。  
**竟自泄去累积之工，空无所有，岂不悲乎。**  
　　一场空劳，皆因心之不专，用工时意之不诚，此以上言药产之危险。  
**若乎升降之机，又在乎斗柄。**  
　　盖升降者，进退也。斗柄者，丹田之意也。  
　**神息之力也。**  
　　夫神是扶炁同行同住之主，息是逼炁退炁之机，机不可少主，主不可少机，主机又不可少意，三物并用，方为真玄妙之修土，如缺其一，则有危险。  
　**炁之行而息不逼。**  
　　有炁无息，炁不随路而引。  
　　**乃导引旁门。**　　如今运气之外道。  
**非阖辟之道也。**  
　　盖阖辟者，乃大道最妙之天机，必得真师传之，方得其精微。  
　**息之应而度不合。**  
　　有息无数息之混行，丹不结。  
　**乃无知外道。**  
　　如今运后天气之旁门。  
**非周天之数也。**  
　　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苟不暗合此度，任你运行元炁，万万不能成丹。  
**不但炁之不结。**  
　　炁散于别络。  
**亦费药之空生。**  
　　可惜当面错过。  
　　**则周天之危险即藏其内矣。**  
　　此以上尽言周天之危险。  
　**夫药之归炉。**  
　　盖炉者，下丹田，亦谓中宫。  
**若文火之失熏蒸。**  
　　时刻之吹嘘。  
**则阴气又存之。**  
　　阴气者，因丹田火不到之过耳。  
　　**诸般怪现，皆由此之故耳。**  
　　诸般怪现如阴人鬼神，即当用武风嘘之，以武火炼之，不然阴气胜阳炁，埋藏则有危险之病矣。  
　　**且平常无事，若失其蔓蒸。**  
　　时刻用息嘘之。  
**误食香辣。**  
　　丹之成时，忌香辣，乃散炁之危险。  
　**劳其身心。**  
　　身心有劳，则炉火不勤，有危险之病出。  
**昧其动静。**  
　　盖动静者，非心意之动也，乃丹田之炁动。若不知动而收，静而熏，则丹有危险矣。  
**丹则异生。**  
　　不知不觉。  
　**或时迫炉而出。**  
　　盖炉者，丹田也。丹之已成，全在神光之护持，呼吸之熏蒸。若一时失检点，顷刻炁从丹田纷出，或走于身前，或走于身后，诸窍皆可藏之。不得其诀者，无能复归其炉，即谓之走丹。或问曰：以何诀收之。答曰：以静定而待之，且看丹之从何路出去，而藏于何所。已知其的处，再用微呼吸吹于丹田，用意从的处从原路引而皈炉，或一引，或数引，谓之收丹之法也。  
**或时火生。**  
　　火生者，因饮食有动火之物，或热水浴身，此二者，引动丹火不得其法，亦是走丹之危险。或问曰：何法能救之。答曰：存想一黑云悬于目前，以神引入于丹田，其火则自退矣。  
　　**或时见水生，或阴人现象。**  
　　夫水生阴人者，即阴气也。因呼吸之火断续，故有此景来。或问曰：用何法救之。答曰：急用呼吸之息，以武而吹之，不见此坏景，丹复光明，方为美事。  
　　**若不得其法救之，丧失在顷刻之间，夫炁之满而丹成，其危险者，在当止不止，不当止而止之诀焉。**  
　　法在以前风火经中。  
**若夫火之园足又勤勤于熏蒸。**  
　　即呼吸之逆吹嘘也。  
**相护于性命。**  
　　即以神返照也。  
**或有意放，则汞散铅冷。**  
　　又是阴气来矣。  
　**丹之怪异，不又重生乎。**  
　　如上阴气之变化一般。  
　　**非师之诀不真，乃已之失照，然丹已成者，急于超脱，若贪著尘俗，待以半月，一时不觉丹之迫炉，汞飞铅走，哀哉！空空已乎。余愿同志者，将此危险审而查之，细而悟之，精而行之，则永保无失矣。**  
　　此以前有十五段，内有三十五条细数难以表明，看别经方知全旨，细看熟玩，然后用工时方免危险之病。  
  
后 危 险 说  
  
　　自古丹书多引而不发，欲求其全诀，全火者，尤难之。学者虽从末由岂不可叹哉。故予前危险说，补金仙证论及慧命书所不足之处，使苦志者得下手调药及小周天之工法也。

夫篇中所谓凝神者，是凝于道心之所，道心而得人心之翕聚，则元炁聚而不散，为孕药之工，即为双修性命之苗也。夫神既凝住炁穴，而炁穴之神不又有当知乎。盖觉其呼吸之往来是为炼精之风火也。且神又不可泛驰于外，息又不可断续无嘘，神息之相炼，动静之相依，不出乎范围，不执乎有无是谓化精之诀也。且又当知乎神安于阳动之所，以协乎其机莫离乎其炁，炁化之所在，即神安之所在也。

篇中又曰：武火者，是采药，炼药，炼阴精之妙诀，内外呼吸之秘机。故曰阖辟其妙，在乎二炁逆用之工。故谓之采外药矣。且炼之者，是化精也。即玄关之中，意鼓息吹之玄机，谓之阖辟，即所谓鼓巽风，运坤火。又云：风轮激动产真铅。因坎中之阴精难以制伏，便使风火而化之，神炁相摩而激之。如二物之相摩而生火也。悟一子云：欲降而静之，必先激而动之。此诚言其妙诀，是指玄关中神、炁、气三物相动相激之机。且炉内神炁既以相炼，不可息乎，其风不可出乎，其火不可离乎，其元神、炁之二意同此相贫，如雌雄交合。当其际，二物周身之意尽归于此处。如此得法调药，何患精之不化，欲之不死，而其种不产者哉。

且又曰：炼阴精者，谓人食五谷百味所化之精华，名曰津液，是滋养五脏之后天，皆属渣滓。昼夜滋润乎周身，而至于丹田者，则为阴精也。此精时刻作怪，搅乱心君，引动元炁之散泄。所谓炼之者，因有先觉之坏景来前，即当以后天之神火注于炉中，是为火种火引也。便使橐籥之鼓风，以风扇火，以火鼓动先天元炁之真火，二火相摩相激，阳火胜乎，阴精融透周身。何患精之不化，怪之不灭，道之不成者哉。

且又曰：文火者，乃神炁相定而不动之旨也。真人云：修之首务，潜之深渊，韬明养晦，而后可以善其用也。夫既曰不动，而又曰文火者，何谓也。盖神炁虽曰不动，而呼吸之气又在此吹嘘绵绵不断之旨也。古曰：吹嘘曰温养，是定而嘘之意也。且火得风之所嘘，火不息冷，药则融而温暖。故文武火者，调药之的旨也。夫药既调而自产者，莫当去其武而用其文，欤不知药产时，呼吸之文武（？）火俱无所用也。故曰：定息候真铅乎。既曰不用呼吸之火，而药之产岂不散欤。盖妙在乎神炁之相就相照相顾之旨也。且当此际，药之老嫩，铅之迟早，又必叩乎秘传相会相离之机采取，安敢妄泄哉。然采取之诀，非用武火，药焉能归炉哉。

夫升降之火兼文武而用之，故曰：柔而变刚，刚而变柔，刚柔乃丹道之妙旨。及乎六阳吸机之上而升，是谓武；然呼机之回而定，即属文。且以六阴呼机之退而降是谓武，然吸机之进而定即属文，故曰：时时有沐浴者，此也。盖卯酉者，去武全文，不息息中而暗息息者，调养其生杀之机也。且子午妙在于升降。而又云：有沐浴者，是谓一时八刻，而一日有百刻，调此四刻即属乎沐浴之法也。且归根之文火熏蒸补助乃养丹之的旨，为返照之工夫，而丹之成时，去武火用文火是谓熏蒸养丹之法也。  
　　嘉庆四年端阳前五日华阳著于北京仁寿寺  
  
增 注 说  
  
　　书有可注者，谓本书藏密之未明也。而破章立说必先得其真师之接受，事理透彻已工有所成，然后发笔，显然明白与前书合一，则曰注矣。若事理不彻，而已工无所成，以时文套语，冒妄杜撰，经自为经，注自为注，何足为注哉。书有不必注者谓本书，显然已注明者，何烦画蛇添足而再注也。若强生妄说，以为己之聪明，不得真师而内丹无所成，傍解瞎摩，则反为坏书之药引，实乃害众之病根者，欤者金仙证论与慧命经之原体本已直切，又恐学者错认门户，重加亲注道合仙佛之真机，工用自己之效验，诚为二门登堂入室之良方者矣。非余之好事者，是违后人之妄注也。反复诀之明白，重叠显修之真工，仙佛微细之实事，无一字一事而不尽洩，与此二书之中矣。是书得保全两家悟彻根源，则不外乎大道而同归。究竟自己之性命者矣。名虽分仙佛，而用之真工，实则一也。尊师之所集原以愿宗，从之所好而不失性命，免落偏枯之见，立今劫以成大道。愿谢不烦，欠师诀工，妄注者之所增也。以此戒云，毋劳再注。